

莊子註疏

七之

應帝王

駢拇

馬蹄

在宥

天地

手
眩
暈

服部文庫
イ17
2074
3



117
2074
3

莊子內篇應帝王第七

音義曰崔云行不言之教使天下自以為牛馬應為帝王者也

郭象注 夫無心而任乎自化者應而為帝王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疏四問而四不知

問夫帝王之道莫若忘知故以此義而為齧缺因

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疏

蒲衣子堯時賢人年八歲舜師之讓位不受即被衣子也齧缺得不知之妙旨仍踊躍而喜歡走以告於蒲衣子述王倪之深義蒲衣是方外之大賢達忘言之至道理無知而固久汝今日乃知也

有虞氏不

恭氏司馬云上古帝王也
李云天庭氏又云無名之
君也

字寓八同也

司馬云徐徐安隱自于
于無所知自簡文云徐徐
于手窅之狀也

莊子內篇應帝王七

及恭氏夫有虞氏之與恭氏皆世事之迹耳非所以迹

者也所以迹者無迹世孰名之哉未之嘗名何

勝負之有耶然無迹者乘群變履有虞氏舜也恭氏

萬世世有夷險故迹有不及也即太昊伏羲也三

皇之世其俗淳和五帝之敗其風澆競澆競則運知而

養物淳和則任真而馭字不及之義驗此可知也

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

夫以人所好為是人所惡為非人者唯以是非為域者

也夫能出於非人之域者必入於無非人之境矣故無

得無失無可無不可夫舜包藏仁義要求士庶以得

豈直藏仁而要人也疏百姓之心未是忘懷自合天下

故未出於是非之域亦有作臧字者恭氏其卧徐徐

臧善也善於仁義要求人心者也太時三崔任松

其覺于千疏徐徐寬緩之自于千自得之自伏儀之時

淳風尚在故臥則安閑而徐緩覺則歡娛

而自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夫如是人奚是人非

得也人之有哉斯即謂出

於非人疏忘物我遺是非或馬或牛隨人呼

之域疏召人獸尚其無主何是非之有哉其知情

信任其自知疏率其真知情無一本作德甚任其自得

故情信疏虛矯故實信也其從其真故無為

疏以不能為花能無不入乎是非

而未始入於非人之域所以絕

於有虞疏既率其情其能不偽故能超出

之世疏心知之境不入是非之域者也有吾見狂

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如何以語汝疏肩吾接輿已

始賢人姓名即肩吾之師也既是汝師具前解日中

有何告示此是接輿發語以問故也肩吾曰告我

君入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

又

出經絕句司馬云出行也
經常也崔云出典法也
式義度人絕句式法也崔
云式用也用仁義以法度
人也○欺簡文云欺妄也

疏

式用也教我為君之道化物之方必須已出智以
經綸用仁義以道俗則四方民庶誰不敢從遐遠

黎元敢不
敢化耶

狂接輿曰是欺德也

以已制物則
物失其真也 **疏**

夫以已制物物喪其
真欺誑之徒非實道

其於治天下也猶決海鑿河而使

蚤負山也

夫寄當於萬物則無事而自成以一
身制天下則切莫就而任不勝也

疏夫

海宏博深廣難窮而穿之為河必無成理也猶大道遐
曠玄絕難知而鑿之為義其功難覓又蚤蟲至小山
岳極高令其負荷無由勝任以智經

綸用仁理物從小謀大其義亦然

夫聖人之治也

治外乎

全其性分
之內而已

疏

隨其分內而治之必不分外
治物治乎外者言不治之者

也正而後行

各正性命
疏 須其正性
而後行化 **確乎能其事**

者而已矣

不為其
所不為

疏

確實也須其實性於事有能者
因而任之止於分內不論於外

也 **且鳥高飛以避矰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

下以避重鑿之患

禽獸猶各有以自存故帝
主任之而不為則自成焉 **疏**智

也七以繩係箭而射之也鼯鼠小鼠也神丘社壇也鳥
則高飛而逃網鼠則深穴而避矰斯皆率性自然豈待
教而遠害者也鳥鼠既亦在人亦
然故知式義出經誣誣之甚矣 **而曾一蟲之無知**

言汝曾不知此二虫
之各存而不待教乎

疏

而汝也汝不曾知此二虫不
待教令而解避害全身者乎

既深穴高飛豈無知耶况在人倫而
欲出經式義欺矯治物不以妄哉

○天根遊於殷

陽至葵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

李云水名 亦曰二

下_ヲ疏_ヲ天根無名並為姓字寓言問答也殷陽殷山之陽

側_ニ適_シ遇_フ無_ク名_ヲ人_ニ而_テ問_フ之_ヲ無_ク名_ヲ人_曰去_レ汝_ノ鄙_ノ人_也何_ヲ請_フ問_フ之_意在_乎天_下

問_フ之_不豫_也問_フ為_レ天_下則_レ非_レ起_ル於_レ太_初止_ル於_レ玄_冥者_也疏_{汝是鄙陋之人}其_速去_所問_之旨_甚不_悅

豫_我心_也予_方將_與造_物者_為人_任人_之疏_夫物_為人_素分_各足_何勞_作法_措意_厭則_又乘_夫莽_眇治_之既_同於_太通_故任_而不_助也

之_鳥以_出六_極之_外而_遊無_何有_之卿_以處_壙力_黨及_李音_浪處_莽眇_群碎_之謂_耳乘_群碎_馳萬_物疏_莽眇_深故_能出_處常_通而_無狹_滯之_地也_疏遠_之謂_壙根_宏博_之名_鳥則_取其_無迹_輕昇_六極_猶六_合也_夫聖_人馭_世恬_淡無_為大_順物_情有_同造_化若_其息_用暇

垠一作垠

口義曰莽眇之鳥虛無之氣也元何有卿壙垠之野皆言也太虛無極之地也壙垠无滯為名也崔云猶曠蕩也

本_厭離_世間_則乘_深遠_之太_道凌_虛空_而滅_迹超_六合_以放_任遊_無有_以逍_遙疑_神智_於射_山處_清虛_於曠_野如_是則_何天_下之_可為_哉蓋_無為_者也_汝又_何用_以治_天下_感予_之心_為言_皆放_之自_得之_場疏_夫放_而任_之則_物皆_自化_有則_不治_而自_治也_何為_如此_又復_問疏_天根_未達_更請_決疑_無名_人曰_汝遊_心於_淡其_任性_而無_所合_氣於_漠性_而止_疏可_遊汝_心神_於形_氣於_寂寞_之卿_唯形_與神_二皆_虛順_物自_然而_無容_靜如_是則_天下_不待_治而_自化_者耳_私焉_而天_下治_矣任_性自_生公_也心_欲益_之私_也容_私果_不足_以生_生順_公乃_全也_疏隨_造化_之物_性順_自然_之本_性無_容私_作法_術措_意治_之放_而任_之則_物我_全之_矣陽_子

口義曰何用猶何故又崔本用作為亦是何故之意帛徐音藝又魚例反司馬云法也二本作願牛世反

口義云漠中漠无形之地也氣猶性也以與心此性皆合自然故曰遊心於淡合氣於漠

夫放而任之則物皆自化有言皆放之自得之場疏夫放而任之則物皆自化有則不治而自治也何為如_此又_復問_疏天_根未_達更_請決_疑無_名人_曰汝_遊心_於淡_其任_性而_無所_合氣_於漠_性而_止疏_可遊_汝心_神於_形氣_於寂_寞之_卿唯_形與_神二_皆虛_順物_自然_而無_容靜_如是_則天_下不_待治_而自_化者_耳私_焉而_天下_治矣_任性_自生_公也_心欲_益之_私也_容私_果不_足以_生生_順公_乃全_也疏_隨造_化之_物性_順自_然之_本性_無容_私作_法術_措意_治之_放而_任之_則物_我全_之矣_陽子

口義云有人於此言有箇人如此也此數句是不措名而議侮孔子嚮疾趨走捷疾也強梁剛健也言敏於字而能力行也物事也通也言事々通徹而所見虛明也疏也以此而學道不徒可以比明王否言學之為王者事如此可也

晉易希逸云晉刑徒也易更也猶言卒更也一之名必古有此語如漢所謂鬼薪是也

贅音來李音狸崔云旄朱也

屈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道

許冠詩西三及一李去敏疾如密也爾文云如嚮應聲之疾故是強梁之良

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疏 姓陽名朱字子居問老子明王之道假且

有人素性聰達神智捷疾猶如響應涉事理務彊幹果決鑒物洞徹疏通明敏學道精勤曾無懈倦如是之人可得將明主聖

老聃曰是於聖人也晉易枝係勞

形骸心者也 言此功夫容身不 疏 若將彼人比聖主無異晉徒勞苦改易

形容技術工巧神慮劬勞故形容變改係累故心靈怵惕也 且曰虎豹之文來田

猿狙之便執狸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 此皆以其

文章技能係累其身非 疏 藉繩也猿狙猴也虎豹之涉虛以御乎無方也 皮有文章故來田獵猴

以跳躍便捷恒被繩狗以執捉狐狸每遭係頸若以響疾之人類於聖帝則此之三物可比明主也耳

陽子屈筮然曰敢問明王之治疏 既其失問故

請明土為政其義安在 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

天下若無明主則莫能自得今之自得實明主之功也然功在無為而還任天下天下皆得自任故似非明王之疏 夫聖人為政功成俾造化覆等玄天載 化貸萬物

而民弗恃 夫明主皆就足物性故人人皆 疏 誘化蒼生念其

去惡貸備萬物與其福善而玄功潛被且用不知百姓謂我自然不賴君之德 有莫舉名使

物自喜 雖有蓋天下之功而不舉以為 疏 莫無也與已名故物皆有自以為得而喜 疏 頭地推功

口義化下此朝野不知而帝力何加之意貸施也言施化於民也

名而物自得其系猶韓文所謂人自得於江湖之外也。不測者不可測識也。只是無有字。正平不測只是遊於無有。無端無大章如此。以上教限。是說其夕。當應帝王之意。

於物不顯其名。使物各**立乎不測**。居變化之塗。日新自得。而**惟喜適悅者**也。而無方者也。

而遊於無有者也。與萬物為體。則所遊者虛也。不能真物。則**遊物不暇**。何暇游虛哉。

疏無有妙本也。樹冠立。以神妙不測。而即迹即本。故常遊心於至極也。○鄭有神巫曰

季咸。疏鄭國有神異之巫。甚有靈。驗從齊而至。姓季名咸也。**知人之死生存亡**

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弃而走。不喜自聞。疏占候吉凶。必無差失。尅定時日。驗若鬼神。不喜。豫而聞凶。禍是以弃而走。

列子見之而心醉。既以告壺子。疏列子事迹。具道也。遙篇今不重解。

壺子鄭之得道人也。号壺子名林。即列子之師也。列子見季咸小術。驗若鬼神。中心羨仰。恍然如醉。既而既反。

具告其師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也。

謂季咸之至。疏夫子壺子也。至極也。初始稟學先生之。又過於夫子。道為至今。見季咸其道。又極於夫子。此是禦寇心醉之言也。

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疏與授也。既盡也。吾此授汝。始盡文。言於其。妙理全未造實。汝固執文字。謂言得道。豈

知釜蹄異。眾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言列子之。未懷道也。疏夫眾。於魚兔耶。

雄無由得卵。既文無實。亦何道之有哉。而以道與世。元必信。夫故使人得。

而相汝。未懷道。則有心有心。而元其一方。疏汝用文。言。以必信於世矣。故可得而相之。之道而世。

問元對。既無大智。必信彼小。嘗試與來。以予示之。疏

巫是故季咸得而相汝者也。嘗試與來。以予示之。疏

本作視。

本作視。

夫至人凝遠神妙難知本迹寂動
非凡能測故召令至以我示之也
明日列子與之見

壘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

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矣疏嘻歎聲也

寂泊之容季咸謂其將死先生怪已
乾不過十日弗活之兆類彼濕灰也
列子入泣涕沾

襟以告壘子壘子曰曷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

正萌然不動亦不自正與枯木同其不花濕灰均於

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止也因默因默之與水流天行

之與地止其於不為而自尔一也今季咸見其尸屈而

曰義云地文者此猶禪家
修觀之名萌乎

淵
淵

為物主頊時無極故非相者
所測耳此應帝王之大意也
疏文象也震動也地以

動為地文也萌然寂泊曾不震動無心自正文類傾頽

此是大聖無感之時小巫謂之弗活也而壘立示見義

有四重第一示妙本虛凝寂而不動第二示垂迹應感

動而不寂第三本迹相即動寂一時第四本迹兩忘動

寂及遣此則第一妙
本虛凝寂而不動也
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往機不發

疏殆近也杜塞也機動也至花之機開而不發
示其凝淡使為濕灰小巫庸瑣近見於此矣
嘗又

與來疏前者伊妄言我死今明日又與之見壘子

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

然有生矣疏此即第二垂迹應感動而不寂示以應

容神氣微動既殊槁木全似生平而濫

曰義不動之動也權與機
同也抗微而推則

曰義
天壤亦是觀名天田也天
之田非壤之壤即是然
之壤也猶今脩米家以舌
問為天津以項上為泥丸
之類此是生意萌動而上
之意名實不入即是無
無俱遺

莊子內篇應帝王

以聖功用為已力謬言

吾見其杜樵矣

樵抗也今乃
自覺昨日之

遇我幸矣有瘳也哉
所見見其杜樵也
故謂之將死也
疏 樵機也前時一觀有類濕灰杜塞
抗樵全無應動今日遇我左得全生

小巫寡識有
茲叨濫者也
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曷吾示之以天

壤 天壤之中覆載之功見矣比之
疏 壤地也示之以天
地文不猶外乎此應感之容也
疏 壤謂示以應動之

容也譬彼兩儀覆載萬
物至人應感其義亦然
名實不入
任自然而覆載則
天機玄應而名利

之飾皆為
疏 雖復降迹同塵和光利物而
而機發於
弄物矣
名譽真實曾不入於靈腑也

踵 常在極
疏 踵本也雖復物感而動不失時宜
是殆
上起
而此之神機發乎妙本動而常寂

見吾善者機也
機發而善於
疏 示其善機應此兩
儀季咸見此形容
彼彼乃見之

所以謂之為善全然有生則見善之謂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

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

焉試齊且復相之疏 此是第三示本迹相即動寂一

本跡無別動靜不殊其道深玄豈小巫能測耶謂齊其
心迹試相之焉不敢的定吉凶故言且復相者耳

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曷示之以大冲莫勝

屈太冲之極法然泊心而玄同
疏 冲虛也莫無也夫
萬方故勝負莫得措其間也
疏 聖照玄疑與太虛

等量本跡相即動寂一時
是殆見吾衡氣抗也
疏 衡平也即迹即本無復
初無優劣有何勝負哉
往無

不平混然一之以管闔天
疏 衡平也即迹即本無復
者莫見其涯故似不齊
劣神氣平等以此應機

曰義莫勝不可提摸

曰義衡平也半也氣抗之
動至於衡平一半之地而
止則是半動半靜也神並
以為不齊耳其半動半靜
而不定也

淵

小巫近見不能遠測心五章及鯢桓之審為因止水之審為

有

淮南子看九班之淵許慎注云至深也

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二焉

因者靜默之謂耳夫水常

無心委順外物故雖流之與此鯢桓之與竜躍常因然自若未始失其靜默也夫至人用之則行捨之則止行止雖異而玄默一焉故累舉三異以明之雖波流九變治乱紛如屈其極者常淡然自得泊乎無為也

疏 此舉譬也鯢大魚也桓盤也審聚也夫水体無心動止隨物或鯢鯢盤桓或竜騰躍或凝湛止住或波

流湍激雖復連漪清淡多種不同而玄默無心其致一也故鯢桓以方衡氣止水以譬以地文流水以喻天壤雖復三異而虛照一焉而言因有九名者也謂鯢桓止水流水沉水濤水洑水雍水與水肥水故謂之九也並出列子彼文具載此嘗又與來疏欲示極深而

明日

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疏

季咸前後度度相來未

玄遠猶有近見今者第四其道極深本迹兩忘動寂刃遣聖心行處非凡所測遂使立未安定奔逸而走也矣

壺子曰追之疏

既見奔逃

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

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疏

驚迫已甚奔馳亦速滅矣失矣

莫知所之者也 壺子曰曷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

雖變化無常而

常深根其

疏

夫妙法玄源窮其恍惚超茲四句離彼

絕言象無的宗塗不

吾與之虛而委蛇

無心而不隨物化

測所由故失而走

疏

委蛇隨順之自也至人應物

知其誰何

所係也

虛已忘聽隨順還機不執宗

口義吾言亦觀名虛無也

口義不知一若無物若有物不知其如何故曰不知一也

淮南子內篇應帝王

六

止 淵

口義第百類第卷有批級
也波流者卷湯也言其卷
或不出但見拉板齊湯
故自公而走也

本既不可名目故因以為第靡因以為波流故逃

也變化類靡世事波流無往而不因也夫至人一耳

此明應帝王疏類者放任靡者須從夫上化無心有

塵俗隨流世間因任前機曾無執滯千變然後列子

自以為未始學而取疏季咸逃逸之後列子方悟已

自知未學請乞其退既習迷始覺盡在道深神巫術淺

豕如食入志貴疏不出三年屏於俗務為妻與火

於事無與親唯所疏悟於至理故均彼我彫琢復

補去花疏彫琢華飾之務悉皆屏除直塊然獨以

其形立外飾疏塊然無情之自也外除彫飾內

紛而封哉雖動而真疏封守也雖復涉世紛擾和光

一以是終使物各疏動不乖寂雖紛擾而封哉無為

名尸因物則物各疏尸主也身尚忘遺名將安無為

謀府使物各疏虛淡無心忘懷任物故無無為事任

付物使各率素分疏物自為無為知主無心則物

知疏忘心絕慮大知群生因天下之體盡無窮自為故馳

在牛內百集行三二

莊子內篇應帝王七類

九

萬物而**疏** 體悟真源故能以智覺而遊無朕任物 無窮也 冥會故曰皆無窮也

迹疏 朕迹也雖遨遊天下上接濟蒼生而與迹翫光故無朕也 盡其所受乎天

足則**疏** 所稟天性物物不同各止也 而無見得見得則不知止

疏 夫親目之所見雖見不見得於分內之得雖得不得既不造意於見得故雖見得而無見得也

亦虛而已 不虛則不能**疏** 所以盡於分內而無見得者自直虛心忘淡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 無情**疏** 夫懸鏡高堂物來斯照至人虛應其

義亦**不將不迎應而不藏** 來即應去即止也 **疏** 將送也夫而鏡無迎送來者即照必不隱藏亦猶聖智虛靈無迷不觸物感斯應應不以心既無將迎豈有情於隱匿哉

故能勝物而不傷 物來乃照整不以心故雖**疏** 夫物滅而鏡無隱顯故常能照物不能傷亦由聖人能合于儀明齊三景整照遐廣覆載無偏用心不勞故無損害為其勝物 是以不傷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 音舒舒音舒 南海是顯明之友故以儵為有北是幽闇之域故以忽為無中央既非北非南故以濕沌待

儵與忽特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疏** 有無一心會於非無非有之境和一偏之心執為一中之志故云待之甚善也

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者嘗試鑿之**疏** 儵忽一人由懷偏滯未能和會尚起學心妄鑿渾沌

在南海云渾沌無孔竅也季曰清濁未分也此喻自然簡文云儵忽取神速名渾沌以合和為自神速者有為合和聲元為蹇言四及說文云孔也

為渾沌**疏** 南海是顯明之友故以儵為有北是幽闇之域故以忽為無中央既非北非南故以濕沌待

儵與忽特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疏** 有無一心會於非無非有之境和一偏之心執為一中之志故云待之甚善也

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者嘗試鑿之**疏** 儵忽一人由懷偏滯未能和會尚起學心妄鑿渾沌

儵與忽特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疏** 有無一心會於非無非有之境和一偏之心執為一中之志故云待之甚善也

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者嘗試鑿之**疏** 儵忽一人由懷偏滯未能和會尚起學心妄鑿渾沌

儵與忽特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疏** 有無一心會於非無非有之境和一偏之心執為一中之志故云待之甚善也

七日一雀至言不須
自然驗開目也

之無心而謂穿
鑿之有益之也
日鑿一竅七日渾沌死
夫運四肢以滯境鑿七竅以洗塵乘渾沌之至淳順有
無之取捨是以不終天年中塗天折勗哉學者幸勉之
焉故郭注云為者敗之也

莊子內篇應帝王卷第七

莊子外篇駢拇第八

音義曰卒
事以名篇

郭象注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後於德疏
駢合也大也謂足大拇指與第

一指相連合為中指也枝指者謂手大拇指傍枝生
指成六指也出乎性者謂此駢枝二指並稟自然性命
生分中有之侈多也德謂仁義禮智信五德也

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後於性
夫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此則駢

贅皆出於形性非假物也然駢與不駢是於名足而此
獨駢枝則於衆以為多故曰侈耳而惑者或云非性因
欲割而弃之是道有所不存能有所不載而人有弃才
物有弃用也豈是至治之意哉夫物有小大能有少多
所大即駢所多即贅駢贅之分物皆附生之贅肉懸
有之若莫之任是都弃萬物之性也疏
附生之贅肉懸係之小疣並稟

贅狀各目橫生一肉屬
着体也

材

形以後方有政出乎形哉而後性者譬離曠稟性聰明列之藏府非開假學故無後性也

多方平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

夫與物多也故多方於仁義者雖列於五藏然自一家之正耳

未能與物無方而各正性命故曰非道德之正夫方之

少多天下未之有限然少多之差各有定分毫芒之際

即不可以相踐故各守其方則少多無不自得而惑者

聞多之不足以正少因欲弃多而疏方道術也言曾史

任少是率天下而弃之不亦妄乎疏之從性多仁義羅

列藏府而施用之此直一家之知未能大真萬物夫能

與物真者故當非仁非義而應夫仁義不多不少初應

夫多少千變萬化與物無窮是故駢於足者連無

無所偏執故是道德之正言

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

直自性命不

得不然非以

有用故疏夫駢合之拇無益於行步故雖有此通終成

然也疏無用之肉枝生於手指者既不益操提故雖

獨立此肉終是無用之指也欲明稟多方駢枝於五

自然天性有之非開助用而生也

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少者橫復尚之以至

淫僻而失至疏夫曾史之徒性多仁義以此性情駢

當於體中也於藏府性少之類矯情慕之務此為

行求於天理既非率性遂成淫而多方於聰明之用

僻淫者耽滯僻者不正之良也聰明之用各有本分故多方不為有餘小方不為不

也足然情欲之所蕩未嘗不賤少而貴多也見夫可貴

而矯以尚之則自多於本用而困其自然之性若乃忘

其所實而保其素分則與性無多而異方俱全矣

疏言離曠也分足於聰明性少之徒是故駢於明者

矯性為尚以此為用不示謬乎

黃帝賦也百步見秋毫之末云見千里尉鐘五子作商學

林鐘六月呂
中呂四月呂
夷則七月律
應鐘十月呂
南呂八月呂
大呂正月律

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

疏 斧形謂之黼兩已相背謂之黻五色青黃赤白黑也青與赤為文赤與白為章煌煌眩目也豈非商朱乎是也已助聲也商朱一名商婁

多於聰者亂五聲濫黃帝時明自人也百里察毫毛也

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

者未嘗以慕音育自用也所困常在於希爾疏 五聲謂官

商角徵羽也六律黃鐘大呂沽洗蕤賓無射夾鐘之徒是也六律陽六呂陰惣十二也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此

八音也非乎言滯著此聲音豈非是師曠乎師曠字子野晉平公條師極知音律言爾曠二字素分聰明庸昧

之徒橫生希慕既失本性寧不困乎然枝於仁者擢德則爾曠聰明乃是亂耳目之主者也

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

史是已 夫曾史性長於仁耳而性不長者橫復慕之慕

史則曾史之簧鼓天下使疏 枝於仁者謂素分枝多矣其真性甚於桀跡也

仁義由如生分中枝生枝也擢用五化既偏滯邪淫仍閉塞正性用斯接物以

收聚名聲遂使蒼生馳動奔競由如簧鼓吹能感動於物飲企也然曾史性長於仁義而不長者橫復慕之

捨短效長故言素分之法也擢按謂枝權偏塞其真性也姓曾名參字子輿仲尼之弟子史者姓名駢於

辨者疊竟結繩窳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敵辯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

夫騁其奇辨致其危辭者未曾容思於擢枹之口而

結繩李云言小辨危辭若結繩之暴也崔云衆無用之語也凡之與繩之結也爾雅云微也一云蔽也蔽亦作擊徐音婢郭文結李亦計及司馬云能佳徐音婢及郭音一云故注分外用力之負也

上子以備將母八

必競辨於楊墨之間則**疏**楊者姓楊名朱字子居宋人
楊墨乃亂群言之去也也墨者姓名翟亦宋人也為
宋大夫以其行墨之道故稱為墨此二人墨之徒真性
多辨咸能致高談危險之辭鼓動物性固執是非由如
緘結截匿文句使人難解其游心學處惟在堅執守白
之論是非同異之間未始出非人之域也斃蹙由自持
也亦用力之自譽光登也揚墨之徒並矜其小學炫耀
眾人誇無用之言惑於群物然則揚墨豈非亂群之師
乎言即此揚墨而已也**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

也此數子皆師其天性直自多駢旁枝各自是一家之
正耳然以一正萬則萬不正矣故至正者不以已正
天下使天下各**疏**言此數子皆自天然聰明仁辨由
得其正而已如令駢之柵傍生枝指稟之素分
豈由人為故知率性多仁乃是多駢傍枝之道也而愚
惑之徒捨已效物求之分外由而不已然搖動物性由

或渠之反
或渠之反
或渠之反

此數人以一正萬故**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物
非天下至道正理也任性乃正正也自此已下觀之至正可見也
疏以自然之正理正蒼生之
性余故言正也物各自得
故言不失也言自然者即我之自然所言性命者亦我
之性余也豈遠哉故言正正者以不正而正正而不正
之無言也自此以上明矯性之
失自此以下顯率性之得也**故合者不為駢**以
正合謂**而枝者不為歧**以合正枝乃**疏**以枝望
合為駢謂枝為歧
合為駢而合實非駢以合望枝乃謂枝而為歧實非歧也
乃謂枝而為歧實非歧也**長者不為有餘**以短
乃謂長**短者不為不足**以長正短乃**疏**長者謂曾史
有餘謂短不足**疏**商曠楊墨並
稟之天性蘊蓄仁義聰明俊辨比之群小故謂之長率
性而動故非有餘短者眾人比曾史等不及故謂之短

孟子小論

然亦天機自張 是故鳥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

故非為不足 有 斷之則悲 此正彼而損益之 疏 鳥小鴨也鶴鶴之類

亭毒衆形雖復脩短不同而形體各足終事咸得道遠

而惑者左欲裁鶴之長續鳥之短以為齊深乖造化違

失本性所以憂悲 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

知其性分非所斷續而任 疏 夫稟性受形各有崖量

之則無所去憂而憂自去 如鳥鶴非所斷續如此即各守

分內雖為無勞去憂憂自去也 噫仁義其非人情乎 夫

義自是人之情 性俱當任之耳 彼仁人何其多憂也 恐仁義非人情

謂多 疏 噫嗟歎之聲也夫仁義之情出自天理率性

憂也 有之非由放效彼仁人者則是曾史之徒不

休真趣橫生 勤發 謂仁義之道可學而成莊生深嗟此

迷故發噫歎分外引物故謂多憂也非其人情乎者也

是人之 情性者 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斲之則啼

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 謂之不足故泣

而決之以為有餘故啼而斲之夫如此雖群口萬殊無

釋憂之地矣唯各安其天性不決駢而斲枝則曲成而

無傷又 何憂哉 疏 斲者斲斷也決者離析也有餘於數謂枝

二物自出天然但當任置未為多少而感者不能忘淡

蒿好羔反

乾音乾順發天函斷此往
胡曰天郭又胡突反

患 兼愛之迹可尚則天下之目亂矣以可尚之迹蒿

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

司馬云亂也李震性之負且性負

命世正謂言會史之徒此為仁也。疏 言會史之徒行此兼愛遂令惑者捨已効人希幸之路既開耳目之用亂矣耳目亂則患難生於是憂其紛擾還救以仁義不知患難之所與與乎聖迹也。不仁之人决性愛之情而饗貴富夫貴富所以可也若乃無可尚之迹則人安其分將量疏 饗貪財也力受任豈有决已効彼以饗竊非望哉。疏 素分不懷仁義者謂之不仁之人也意在貪求利祿偷竊貴富故絕已之天性亡失分僉真情而矯性偽情舍我逐物良由聖迹可尚故有斯弊者也是。故意仁義其非人情知抱璞還淳心須絕仁弃義。

乎疏 此重結也。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賢也夫仁是人情也而三代以下橫共賢賢疏 自從也三代復弄情逐迹如將不及不亦多憂乎。

誰貼也夫仁義者出自性情而三代以下弄情徇迹賢競逐何憾之甚是以復行仁服行義周行礼即此真狀也且夫待鈎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者也疏 鈎曲規圓矩方也夫物類鈎繩規矩而後曲直方圓也此非天性也論人待教迹而後仁義者非真性也夫真率性而動非假學也故矯性偽情舍已効物而行仁義者是滅削毀損於天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疏 約束縛也固牢也侵傷也德者此矯偽非實性也既乖本性所以侵傷其德也。屈折者此矯偽非實性也既乖本性所以侵傷其德也。屈折者此矯偽非實性也既乖本性所以侵傷其德也。

禮樂苟侷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疏 屈曲也折截也侷侷猶嫗撫也揉直為曲施節文之禮折長就短行漫漫之柔如撫偏愛之仁苟侷執迹之義

屈人謂之支体為礼也
沒級逸也
澶淫行也

以此偽真以慰物心遂使物喪其真入亡以其本既而
弄本逐末故失其真常自然之性者也此則惣結前文
文失以生後
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
文之得也

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

以繩索疏夫天下萬物各有常分至如蓬曲蒜直首
圓足方也水則冬凝而復釋魚則春聚而
秋散斯出自天然非彼諸物豈有鉤繩規矩膠漆繩索
之可加乎在形既然於性亦尔故知礼条仁義者乱天
之經者者又解附離離依也故漢書云哀帝時
附離董氏者皆起家至二千石注云離依之也故天下

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

以得夫物有常然任而不助則
泯然自得而不自覺也疏誘然生物稟氣受形
或方或圓在曲在直

亭之毒之各足於性悉莫辨其然皆不知所以生豈措
意於緣慮情係於得失者乎是知屈折响俞失其常也
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同物故與物
無二而常全疏夫見始終以
不上者凡情

之間或也觀古今之不二者聖智之明照也是以不生
而生不知所以生不得而得不知所以得雖復時有古
今而法無虧損千變萬化常唯一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繩索而

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任道而得則抱朴獨往
連連假物無為其間也疏

奚何也連連猶接續也夫道術者非有非無不生不滅
不可以聖智求安得以形名取而曾史之類性多於仁
以已率物滯於名教束縛既似絨繩執固又如膠漆心
心相續連連不斷懷狹此行遨遊道德之鄉者譬猶以

圓學方以魚慕鳥徒希企尚之名終無切用之
實登蹄不忘魚兔又喪已陣芻狗貴此何為也 使天

下感也仁義連連祇足以感物使喪其真 疏仁義之教聰明之迹垂自然之道亂天下之心

夫小感易方大感易性夫東西易方於體未虧於仁尚義失其常然以之死地乃

大感夫指南為北其迷尚小也 疏夫指南為北其迷尚小也 何以知其然邪然

是也此即假設疑同以出後文 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

奔命於仁義夫與物無傷者非為仁也而仁迹行焉今万理皆當者非為義也而義切見焉

故當而無傷者非仁義之招也然而天下奔馳奔我徇彼以失其常然故亂心不由於醜而恒在羞色撓世不

由於惡而恒由仁義則疏 虞氏舜也招取也撓亂也自仁義者撓天下之具也唐堯以前猶懷質朴虞舜以後淳風漸散故以仁義聖迹招慰蒼生遂使

是非以仁宇宙黎元荒迷奔走喪於性命逐於聖迹

義易其性與雖虞氏無易之情而天下之性固以易矣 疏由是觀之豈非用仁

義聖迹撓亂天下蒼生奔本遂末而改其天性耶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

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自三代以上實有無為之迹無為之迹亦有為者之所尚也尚之則失其自然之素故雖聖人有不得已或以繁夷之事易垂拱之性而况悠悠者哉

疏五帝以上猶扇無為之風三代以下漸與有為之教澆淳異世步驟殊恥遂使捨已効人易奪真性徇物不及不亦非乎注云或以繁夷之事易垂拱之性者繁夷猶創傷也言復禹以風櫛雨沐手足勝賦以此辛苦

之事易於無為之業居上既余下民亦然也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

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夫鶉居而

鶉食鳥行

繁夷並如字謂創傷也依字忘以瘕瘕垂拱牙考也

孽作痲瘋也二字共結也

而無彰者何措而不殉哉故與世常冥唯變所適其迹則殉世之迹也所遇者或時有繁夷禿脛之變其迹則傷性之迹也然而雖揮斤八極而神氣無變手足繁夷而居形者不獲則奚殉哉無殉也故乃不殉其所殉而迹與世同殉也

夫小人也貪利廉士重名大夫殉為一家帝王營於四海所殉雖異易性則同然聖人與世常冥其迹則殉故有癡痲禿脛之變而未始累其神者也

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

數子者則前之三世以下四人也事業者謂利名天下不同也名聲者謂外大夫聖人異号也言此四人事業雖復不同名聲異号也其於殘生以身逐物未始不均也

臧與殺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

臧作即反崔云好書曰臧方言云齊之北鄙魯之北如石民男而晉謂之臧

善學人殺孺子也楊雄云男晉婢曰臧殺良家子也牧養也亡失也言此二人名耽事業俱失其羊也問臧奚事則挾策讀書問殺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

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

疏 奚何也無簡也古人無道而投瓊曰博不投瓊曰塞問臧問殺乃有畫塞之殊牧羊云羊實無復異也

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

疏 此下合譬也伯夷子也孤竹神農氏之後也姜姓伯夷名名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遠夷長而庶齊幼而嫡父常愛齊數稱之於夷及其父薨兄弟相讓不襲先封聞文王有德乃往於周遇武王伐紂扣馬而諫諫不從走入首陽山採薇為糧不食周粟遂餓死首陽山山在蒲州東縣蒲州城南三十里見有夷齊墓林木森疎跖柳下惠之從弟名

晉婦奴謂之獲張籍曰晉婦之子謂之穢婦奴之子謂之穢如字亦雅云善也漢書曰吾兵壽持以善格五衣詔謂博塞也

路徒卒九千常為巨盜故以盜為名東陵者山名又云
即太山也在齊州界去東平十五里路死其上也

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疏伯夷
死於首陽之下盜跖貪利殞於東陵之上奚必伯夷

乃名利所殉不同其於殘傷未能相異也
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之所惜者生也今殉之

不足復論疏據俗而言有善有惡以道觀者何是
天下

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
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疏此物結前文以成後義

今俗中盡殉豈獨夷路從於仁義未始為名遂於貨財
固當走利唯名與利殘生之本即非天理近此俗情看

子小人未其所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
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

哉天下皆以不殘為善今均於殘生則雖所殉不同不
足復計也夫生奚為殘性奚為易哉皆由平尚無為

之迹也若知迹之由平無為而成則絕尚去其而
反真我極矣堯桀將均於自得君子小人奚辨哉疏

惡何也其所殉名利則有君子小人之殊若殘生損性
曾無盜跖伯夷之異此蓋俗中倒置非開真極於何而

取君子於何而辨且夫屬其性平仁義者雖通如曾史
小人哉言無別也

非吾所謂誠也以此係彼為屬屬性於疏屬係也誠善
仁殉仁者取故不善也疏也吾莊生自

稱也夫捨己効人得物喪我者流俗之偽情也故係我
天性學彼仁義雖通達聖跡如墨翟楊朱年於本性故

屬郭時說及謂係屬也徐音燭謂屬著也

屬郭時說及謂係屬也徐音燭謂屬著也

屬郭時說及謂係屬也徐音燭謂屬著也

淮南云俞兒狄牙嘗浴過之水而別之一云俞兒黃帝時人狄牙則易牙齊桓公時讖味人也淮南子一本作申兒疑申當為申

非論主之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

季性通疏孟子云俞兒齊之讖味之人也尸子云俞兒味乃善疏和薑桂為人主上食夫自無天素効物得知假冷通似俞兒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非其善故也

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

不付之於我而屬之於彼則雖通之如彼而我已喪矣故各任其耳目之用而不係於離曠也聰明也疏

夫南朱師曠稟分聰明率性而能非開學致令乃矯性為情捨已効物雖然通達未足稱善也吾所謂

臧者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善於自得疏

能得也夫達於道者不易性以殉者也豈復執記陳之芻狗滯先王之遺庖者哉故當知其自知得其自得

以所為善不亦宜乎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

之情而已矣謂仁義為善則損身以殉之此於性命還自不仁也身且不仁其如人何故任

其性命乃能及人及人而不累於已彼我同於自得斯可謂善也疏

夫曾參史魚楊行仁義者蓋率性任情稟之天命辟彼駢指非由學得而感者觀曾史仁義言放効之可成聞離曠之聰明謂

庶幾之必致豈知造物而亭壽之乎故王弼注易云不性其情焉能久行其政斯之謂也吾所謂聰

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

彼也自見而已矣夫絕竄弄曠自任聞見則疏夫

萬方之聰明莫不皆全也窮慕曠見彼聞他心神馳奔耳目竭喪此乃愚闇豈曰聰明若聽耳之所聞視目之所見保分任真不蕩於外

者即物皆聰明也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得人之

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者也

此舍已効人者也雖効夫目不能自見自即求商之若人而已已亡矣 疏 夫目不能自見自即求商

慕吏魚之義者斯乃偽情學人之得非謂率性自得已得也既謂而偽學外顯効彼悅人作偽心勞故不自適

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

同為濞僻也苟以失性為濞僻則雖所失之塗異於失之一也 疏 濞滯也辟

分率性正道也尚名好勝邪濞也是以捨已逐物開希幸之路者雅伯夷之善盜跖之惡亦同為邪僻也重舉

適人之適者此疊前佳本作愧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

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濞僻之行也

絕操行忘名利從容吹累 疏 夫虛通之道至忘之德絕

遺我忘彼若斯而已矣 仁絕義死名無利而莊生

妙侔環中游心物表志操絕平仁義心行忘平是非侔自然之無也

之儻劣也而云余愧不敢者示謙也郭注云從容吹累者從容猶閑放而吹累動而無心也吹風也累塵猶清風之動微塵輕舉也

莊子外篇駢拇第八

才與字之同與文字亦作吹

莊子外篇馬蹄第九

音義曰幸
事以名篇

郭象注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

陸此馬之真性也

駑驥各適於身而足

疏

齧齧也踐履禦捍翹幸也夫蹄

踐霜雪毛禦風寒飢即齧草渴即飲水逆豫適性即幸

足而跳躑末稟乎造物故真性豈願羈馭皂棧而為服

養之乎况萬有參差資素分安排任雖有義臺路

寢無所用之

馬之真性非辭鞍而疏義養也謂是貴人惡乘但無羨於榮花

言義臺猶靈臺也路大也正也即正寢之大殿也言馬

之為性飲於原野雖有高臺大殿無所用之况清虛之

士淳樸之民余彼茹茨安茲瓊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

格或作矜

幸

馬丁邑反徐丁立反糾之
李音述本或作馬非也專
之樹及司馬向崔本並作
頰向云馬氏音味崔云糾
前兩足也

燒之剔之刻之雜之連之以羈馬編之以皂棧馬之死

者十二三矣之為善斯不善者也疏列子云姓孫

秦穆公時善治馬人燒鉄灸之也剔謂剪其毛刻謂削
其蹄雜謂著籠頭也羈謂連枝絆也皂謂紉前兩脚也
皂謂槽櫪也棧編木為床安馬脚下以去其濕所謂馬
床也夫不能任馬真性而橫見燒剔即乖天理而死者
已多况無心徇物性命所以安創之渴之馳之驟之整
全有意治之天年於焉天折上馬

之齊之前有楛飾之患而後有鞭箠之威而馬之死
者已過半矣夫善御者將以盡其能也盡其能在於
自任而乃走作馳步求其過能之用故

有不堪而多死焉若乃任駕驥之力適遠疾之分雖則
足迹接乎八荒之表而衆馬之性全矣而惑者聞任馬
之性乃謂放而不乘聞無為之風遂云行不如
臥何其性而不返哉斯失乎莊生之旨遠矣

楛銜也謂以寶物飾於鑣也帶彼曰鞭無彼曰箠俱是
馬杖也夫馳驟過分飢渴失常整之以衡扼齊之以鑣
轡威之以鞭箠而求其以分外之能故駑
駘不堪而死已過半聖智治物其損亦然

陶者曰我善治埴埴者土也木曲
善治埴埴者土也圓者中規方者中矩疏範玉曰陶陶化也亦
謂陶者善能調和水土而為匠人曰我善治木曲

者中鈞直者應繩疏鈞曲也繩直也謂匠人機巧善
能治木之曲直必中鈞繩

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鈞繩哉疏土木之性稟之造
物不求曲直豈慕
方圓陶者近人
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

突音弋消反

寓余招友燒及窳廣句
亦作羔
口埴 昌志反

莊子外篇馬術

約而西足

表徐徐在簡及之云類文編本係以按
目樣以徐徐也崔云木棚也

連

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世以任自然而不加巧者為不

善於治也操曲為直厲驚習驥能為規矩以矯撓其性使死而後已乃謂之善治也不亦過也

此物舉前文以合其辭然世情愚惑吾意善治天

下者不然以不治治之疏然猶如此也莊子云我意

匠等也善治之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

德夫民之德小異而大同故性之不可去者衣食也事

道者無為彼民黎首也言蒼生皆有真常之性而不

者耕織此天下之所同而為本也守斯道也無為至矣

命

一而不黨論曰天放放之而自一耳非疏黨偏也

天自然也靈通一道亭毒群生長之育之無偏無黨若

有心治物則乖彼天然直置放任則物皆自足故名曰

天放也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此自足於內無

疏填填滿足之心顛顛高直之自夫太上淳和之世遂

真內足填填而處無為自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

不外求顛顛而遊於虛淡當是時即至德之世

無舟車不采非望之利故疏蹊徑隧也舟船也

也人知守分物皆淳樸不伐不奪徑道萬物群生連屬

所以可遺莫往莫來船橋於是廢乎其脚夫混茫之世淳和

其脚混茫而同得也則與一世而疏夫混茫之世淳和

淡漠焉豈國異而家殊哉淡漠故無情万物

連接而共，卑間有識，群生係屬，而禽獸成群，草木遂

同，卿縣豈國異政，而家殊俗哉？長是性而止，無吞疏，飛禽走獸不害，所以成群，是故禽

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與物無害，故物馴也。疏

人無害物之心，物無畏人之慮，故山禽野獸，夫至德之

可羈係而遊，鳥鵲巢可攀，援而窺望也。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疏

夫徇物邪僻為小人，履道方正為君子，既而巢居穴處，將鳥獸而不分，含哺鼓腹，混群物而無異於何，而知君

子於何而辨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知則離道，疏之心故同

乎無知之理，又不以檢化，同乎無欲是謂素樸，欲則以求行，故抱而不離也。

以節疏，同遂初之無欲，物各清廣，素樸而民性得矣。

也。疏，累末代之浮花，人皆淳朴，無煩乎疏，夫蒼生所以失性者，皆由滯欲故也。既而無

知欲也，疏欲素樸，真性不喪，故稱得也。此一句惣結已前，至化之

及至聖人，聖人者，民得性之迹耳，非所以迹也。及至聖人，猶云及至其迹

也。警蹙為仁，踉跂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為樂，摘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

夫聖迹既彰，則仁義不真，而禮糸離性，徒得形表而已矣。有聖人，卽有斯疏，自此已上，明淳素之化，自此以下，弊吾若，是何哉？

任聖迹之失，及至聖人，卽五帝已下行聖迹之人也。警蹙，用力之負，踉跂，矜恃之容，澶漫，是縱逸之心，摘僻，是曲奉之行，夫淳素，道消，澆偽，斯起。

踉跂，恃裁非之義，警蹙，誇偏愛之仁，為澶漫，貴奢淫之樂，摘僻，尚浮花之禮，於是寓內分離，蒼生疑惑，亂天之

巢

經自斯而始矣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疏

純樸全木也不殘未彫也孰誰也犧樽酒器刻為牛首以祭宗廟也上銳下方曰珪半珪曰璋此器各譬言則以

明澆競道德不廢安取仁義疏此合譬也夫大道之世不辨是非至能之

時未論憎愛無愛則人心自息無非則本迹斯忘故老經云大道廢有仁義矣性情不離安用

禮樂不離何勞檢迹是知和心檢迹由乎道喪也

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凡此皆

花弄本崇未於其天素有殘疏夫文采本由相間音系處矣世雖貴之非其貴也

不相顯發則宮商黼黻無由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成用此重起譬却證前旨

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工匠則有規矩

可尚疏此總結前義夫工匠以犧樽之器殘樸之本之迹疏聖人以仁義之制毀無為之道為弊既一獲罪

且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木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奮

相踶馬知已此矣御其真知乘其自陸則萬里之路可致而群馬之性不失疏

靡摩也順也踶蹈也已止也夫物之喜怒真自天然率性而動非由矯偽故喜則交頸摩頰怒則分背而踶

而馬之知解適盡於此夫加之以術扼齊之以月題而食草飲水樂在其中矣

馬知何倪闔扼驚曼詭術竊善疏術轅前橫木也扼又

當顯形似月者介獨也倪睥睨也闔曲也驚也曼突也詭詐也竊盜也夫馬之真知唯飲放逸不求服飾豈

馬
扼術轅前橫木縛軛者也
扼又頸者也○月題徒
反司馬曰馬額上當額如
日形者也○介徐古八反
倪五圭反李曰介倪猶睥
睨也○崔云闔扼驚曼詭

馬
馬知何倪闔扼驚曼詭術竊善疏
馬頸木也月題額上

抵 扼頓遲也司馬云言曲頸
於扼以檢突也一云驚曼
旁出也○竊響留響也
崔云詭術竊響及術極盜
響響也 不態作能

其榮華既而加以日題齊以衛扼乘乎天性不在困苦
是以譎詐萌出睥睨曲頭缺扼抵突御人竊響即盜脫
籠頭詭御乃巧吐出其勒良由 故馬之知而態至盜者
乘損真性所以矯偽百端者矣 故馬之知而態至盜者

伯樂之罪也 馬性不同而齊未其用 故有力竭而態行者 疏 態姦詐也
知適於原野馳驟過分即矯詐 夫赫胥氏之時民居
心生詭竊之態罪取伯樂也

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
夫赫胥氏之時民居

以此矣 此民之 疏之適也赫胥上古帝王也亦言有
真能也 疏 赫然之德使民昏附故曰赫胥蓋
炎帝也夫行道之時無為之世心絕緣慮安虛而無所
為率性而動遊行而無所往既而含哺而熙戲與嬰兒
而不殊鼓腹而遨遊將童子而 及至聖人屈折礼条以
無別此至淳之世民能如此也

匡天下之形縣政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踈
其過

政好知爭敏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其過
乎迹之 疏 夫屈曲折旋行礼条以正形体高懸仁義令
可尚也 疏 企慕以慰心灵於是始踈政自矜始知而與
矯詐經營利祿爭敏而不 知止噫聖迹之過也矣乎

折旋曰周旋逆旋曰折旋

莊子外篇馬蹄第九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莊子外篇胠篋第十

郭象注

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滕固肩

鑄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疏 胠開篋箱囊袋攝收緘結滕

將為開箱探囊之竊發匱取財之盜此蓋小賊非巨盜

者也欲為守備其法如何必須收攝箱囊緘結繩約堅

固肩鑄使不慢蔑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

唯恐緘滕固鑄之不固也然則向之所謂知者不乃

為大盜積者也 知之不足疏 夫攝緘滕固肩鑄者以

揭而趨更恐繩約開歛之亟牢向之 故嘗試論之世

胠篋

口義大者出備便凡得情
此處雅撰一段譬喻
自為奇特探乎取之也極
亦開也鼠竊之盜却下此
六字非文乎抵纏繞也肩
骨輪也鑄鎖也世俗之知
本為鼠竊之備大盜至則
併聖而去矣

莊子外篇馬蹄九

俗之所謂知者有不為太盜積者乎所謂至者有不為

大盜守者乎疏夫体道太賢言無的當將欲顯忘言之

近顯迹聖於理未深既而意在防閑更為賊之聚積雖

欲官世翻為盜之守備而信有不為者欲明豈有不為

太盜積守乎言何以知其然邪疏假設疑問昔者齊國

鄰邑相望鷄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來糶之所刺方

二千餘里疏齊太公之後封於營丘之地逮桓公九合

諸侯未犁閭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杜稷治邑屋州閭

也糶也

三豎言個公簡公陳桓共
三人有也

未

未

卿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疏

夫人非玉不立非穀不食故邑封半有曰社

稷祠曰稷稷五穀之長也社吐也言能吐生萬物也司

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

閭閭二千五百家為州州五州為鄉鄭玄云二十家為

閭二千五百家為州二千五百家為鄉也閭合也

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

國法聖人者法其迹耳夫迹者已去之物非應變具也

滯矣所以守國疏田成子齊大夫陳桓也是敬仲七世

而為人守之也孫初敬仲適齊食菜於田故改為田

氏魯哀公十四年陳桓殺其君君即簡公也割安平至

于即都自為封邑至桓曾孫太公和遷齊康公於海上

口義云田氏篡齊以私
魯公入看左傳所言
便是借聖人之法以濟其
盜賊之謀戰國之敗大抵
如此故孟子此故喻之

莊公二十二年傳曰陳
人殺其太子御寇陳公
子完與顛孫柝于齊
敬仲天公之臣也

乃自立為齊侯自敬仲至莊公凡九世知齊政自太公至威王三世為齊侯通計為十二世莊子宣王敗人今不數宣王故言十二世

所盜者豈獨其國邪並與聖知之法而盜之無以取其國也

田桓所盜豈唯齊國先盜聖知故

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

齊國故有巨盜之聲名而位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

則是不乃竊齊國並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

盜賊之身乎

言聖法唯人所共足以為全當之具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聖知者有不為大

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

何以知其然邪

昔者龍逢斬比干

其弘胞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先乎戮

君人之威以戮賢人而莫之敢尤者皆聖法之由也

無聖法則桀紂焉得守斯位而放其毒使天下側目哉

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主廢列氏以立單氏列子謂君

言子胥遭戮浮屍於江

口義云胞也糜爛也皆得罪而致其軀也四子雖賢而身皆得罪反以自免此言賢者不足自恃而竊聖道之名者或以自利為盜之聖勇義知仁此是莊子撰出這般名字以訛僞儒者其言雖怪而以世故觀之實有此理說到不善人多善人少利天下少而害天下多處亦是精絕

重結前文以

重結前義

疏

心也

之行而不免于戮刑者為無道之人特君人之勢賴聖迹威故得躡類忠良肆其毒害故跖之徒

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疏假設跖之徒類以發問之端跖曰何適而

無有道耶疏此即答前問意道無不在何往非道道之所在具列下文夫妄意室中

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

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五者所以禁盜而反為盜

資室中廬藏以貯賊寶賊起恣肆量商度有無必中其驗若神也疏故言聖也戮力同志不避強禦並爭先入豈非勇也矢石相交

不顧性命出鏡屋後豈非義也知可則為不可則止識其安危審其吉凶往必克捷是其知也輕財重義取不讓多分物均平是其仁

也五者則向之聖勇義知仁也夫為一盜必資五能五能不備盜則不成是知無聖知而成巨盜者天下未之有也

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

道不行疏聖人之道謂五能也以向如是以理觀之為善之徒不履五能則無由立身行道盜

跖竊之類不資聖智豈得行其盜竊耳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

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信哉斯言斯言雖信而猶不可亡聖

者由天下之知未能都亡故須聖道以鎮之也群知不

亡而獨立聖知則天下之害又多於有聖矣然則有聖

之害雖多猶愈亡聖之無治也雖愈於亡聖故未若都

亡之無害也甚矣天下莫不求利而不能一亡其知何

其迷而疏夫善惡二途皆由聖智者也伯夷守廢繁著失致哉疏名盜跖恣資殘取利然盜跖之徒甚衆伯夷

口義云楚友代嘗以其酒
善也而深乃伐趙以魚泉
傷二殺也唇與函似不相

之類蓋寡故知聖迹利益天下也少而損害天下也多也故曰唇竭則齒寒曾酒

關居竭而齒自寒川與谷不相干川竭而自虛互與淵不相干互寒而淵自實節今人所謂張公與酒李公醉也以喻聖人之法不為盜設而反盜賊之資故曰聖人生而大盜起聖人不生而大盜不起

虞魏晉一號公滅於虞之口借路賦之國收臣諫曰虞魏如唇齒若唇盡齒可寒虞一則缺其唇矣云有左傳

口義云梧擊一賦言無聖人亦無盜賊而後天下治也川水竭則山谷之中皆自水川竭則谷自虛矣川與谷雖不相通而春夏之盈秋冬之涸却同也互寒山頽而互平也猶有

山附於地則也山夷則主實之於淵是不相開而相因也

江云向云事業日新新者盛盛故者為死故曰聖人已死也乘天地之正御日新之反得道而損其名級真而忘其塗則大盜息矣

江云聖人一向云聖人不死言守故而不自新率名而不造實也夫盜不止不亦乎口義云重聖人而治言聖人復出也聖人復出而制法愈密欺詐者得之益可

薄而邯鄲田聖人生而大盜起夫竭唇非以寒齒而齒寒曾酒薄非以田邯鄲

而邯鄲田聖人生非以起大盜而大盜起此自然相生必至之勢也夫聖人雖不立尚於物而亦不能使物不尚也故人無貴賤事無真偽苟效聖法則天下吞聲而開服也斯乃盜跖之所至賴而以成其大盜者也

疏春秋左傳云唇亡齒寒虞魏之謂也邯鄲趙城也昔楚宣王朝會諸侯魯恭公後至而酒薄宣王怒將辱之恭公云我周公之胤行天子礼条勳在周室今送酒以失礼方責其薄無乃太甚乎遂不辭而退宣王怒與兵伐魯梁惠王恒欲伐趙畏魯救之今楚魯有事梁遂

田邯鄲邯鄲田亦由聖人生非欲起大盜而大盜起勢使之梧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聖人者天若乃絕其所尚而守其素朴并其禁令而代以寡欲此所以梧擊聖人而我素朴自全縱舍盜賊而彼安毋自息

也故古人有言曰閑邪存誠不在善疏梧打也聖人猶察息淫去華不在嚴刑此之謂也疏聖迹也夫聖人者智周萬物道開天下今言梧擊者亦示敗并仁義絕聖并智之意也不貴難得之貨故縱舍盜賊不假嚴刑而天下夫川竭而谷虛互夷而因實聖人已死則大盜

不起夫智惠出則女姦偽生聖迹亡則大盜息猶如川竭谷虛互夷困實豈得措意必至之且死息也天下

平而無故矣非唯息盜爭尚疏故事也絕聖并智天

無有為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

重利盜跖也將重聖人以治天下而桀跖之徒亦資其法所資者重故所利不得輕也

以欺詐故曰重利盜跖也
魯有薄而邯鄲圍又見淮
南子其文稍異意亦同

江云

十斛一何云自此以下皆
所以明苟非其人雖法無
盜一子云權稱鑄衡稱衡
也

口義云斗斛權衡符金仁
義四血言以下抑高之意

疏若夫淳樸之世恬淡無為物各取根人皆復命豈待
教迹而後真乎及至聖智不忘大盜斯起雖後貴聖
法治天下無異重利盜跖何者所以復桀肆其害毒盜
跖肆其貪殘者由資乎聖迹故也向無聖迹復桀豈得
居其九五毒流黎庶盜跖何能權卒數千橫行天下
下所資既重所利不輕以此而推過由聖智也 爲之
斗斛以量之則並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
並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金以信之則並與符金而竊
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並與仁義而竊之 乃小盜之所困
資而疏 斛者令之函所以量物之多少權稱鑄也衡稱
利也 深也所以平物之輕重也符者分爲兩片合而
成一即今之銅魚木契也金者是王者之王印握之所
以攝召天下也仁恩也義且也王者恩被蒼生猶且作

口義云鑄鈞小盜也鈞腰
帶也戰國之諸侯兼
而得晉大盜也小者鈞而
天者乃知此情世之言也
既爲諸侯則其立國亦以
愛民利物爲事是亦不特
竊國併竊聖人之仁義聖
知也

口義云名爲大盜者人皆
欲逐之諸侯皆竊國世併
於人上人謂誰不見以竊
故曰揭如此大盜昭昭於
水捕仁義斗斛權衡符金
傾世大而世未有立常以
者立用刑以禁止者是皆
憤而爲此

則所以育養黔黎也此八者天下之利器也不可相無
也夫聖人立教以正邦家由成用之以竊齊國豈非
於小賊而利 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鈞者誅竊國者爲諸
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耶疏
鈞者腰帶鈞也夫聖迹之與本懲惡勸善今私竊鈞帶
必遭刑戮公劫齊國讎獲諸侯仁義不存無由率眾以
此而言豈非竊聖迹而盜國耶何以 故逐於大盜揭諸
侯竊仁義並斗斛權衡符金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
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 夫軒冕斧鉞賞罰之重者也
重賞罰以禁盜然大盜者又
逐而竊之則反爲盜用矣所用者重乃所以成大盜也
大盜者必行以仁義也平以權衡信以符金勸以軒冕

口義云魚不可勝於淵言不可商水也聖人之法只可自用不可使人人皆知之故曰非所以明天下也明者天下皆知之也

威以斧鉞盜此八公器然後諸侯可得而揭疏逐隨也勸也是故仁義賞罰者適足以誅竊鈞者也疏勉也禁止也軒車也冕冠也夫聖述之設本息女裝衣而田桓隨用其道而竊齊國權衡符全悉共有之哲言揭諸侯安然而南面胡可勸之以軒冕威之以斧鉞者哉小曰斧大曰鉞又曰黃金飾斧鉞此重利益路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夫路之不可禁由所盜之利重也利之所以重由聖人之不輕也故絕盜在疏盜路所以擁卒九土橫行天下者賤貨不在重聖也亦賴於五能故也向無聖智豈得乎是知駟馬掠人不可禁故曰愚不可勝於淵國之制者廢乎聖人作法之過也利器不可以示人魚失困則為人作食利器脫失也迹也示明也魚失水為人所復食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利器明則為人所執故不示也

子瞻見孟子公孫丑篇曰公楚惠王兄子也亂楚見于字文

口義云摘玉毀珠焚符破聖制斗折衡皆足廢說以結絕聖棄智之意非實論也

口義云殲殘者毀削也盡去聖人之法民始純一可與也道也故曰民始可與論議此皆恨世之持故人每少制斗折衡焚符破金之甚議議之其實即老子

器也夫聖人者誠能絕聖弃知而又具物極物極各各具則其迹利物之迹器猶迹耳可執而用曰器也
疏聖人則堯舜文武等是也非所以明天下也示利器於天下所以資其盜賊
疏夫聖人馭世應物隨時揖讓干戈行藏匪一不可執固明示天下若執而行者必致其弊即燕噲白公之類是故絕聖弃知大盜乃止去其所資則未疏弃絕聖知天其分臣持亦友義與鄰字摘玉毀珠小盜不起賤其所寶則不疏截王於盜自息加刑而自息也疏山藏珠於川不貴珍焚符破金而民朴鄙除矯詐之所賴者疏寶豈有盜濫焚符破金而民朴鄙則無以行其姦巧疏符金者表誠信也矯詐之徒賴而用之故楛斗折衡而焚燒毀破可以反朴還淳而鄙鄙野矣楛斗折衡而民不爭夫小爭乃大不疏斗衡者所以量多少稱輕重平之所用也疏也既遭斗竊翻為盜資楛擊

莊子外篇胠篋第十

不貴難得之貨則民不為
盜之意但欲得過當耳東
坡曰人生識字憂患始豈
欲天下人全不識字耶

破壞命於古人彈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

外無所矯則內全我疏既殘三王又毀五帝蕩戶咸盡
始可與論重妙之境議道術之遐也擢亂六律鑠絕竿

瑟塞諸曠之耳而天下始人舍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

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舍其明矣夫聲色離曠有耳目者之所貴也受

至有分而以所貴引之則性命喪矣若乃毀疏擢拔也
其所貴弃彼任我則聰明各全人舍其真也鑠消也
竿形與筮相似並布管於匏內施簧於管竭瑟長八尺
一寸濶一尺八寸三十七絃伏犧造也夫耳淫宮徵慕
師曠之聰目滯玄黃希離朱之視所以心神奔馳耳目
竭喪既而接管絕絃銷經絕緯毀簧華之曲弄台寧之

歌滅黼黻之文散紅紫之采故膠離朱之目除矯効之
端塞諸曠之耳去亂群之帥然後人皆自得物無喪我
極耳之所而反聽無聲恣目之能視而內視無色天機自
張無為之至也豈有明暗優劣於其間哉是以天下和平
萬物同俗幸已聞見故毀絕鈎繩而弄規矩擣工倮之

指而天下始人舍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夫以錡味

網轉元不求之於工匠則萬物各有能也所能雖不同
而所習不敢異則若巧而拙矣故善用人者使能左者
為方能圓者為圓各任其所能人安其性不責萬民以
工倮之巧故眾棧以不相能似拙而天下皆自能則六
巧矣夫用其自能則規矩疏鈎曲繩直規圓矩方工倮
可弄而妙匠之指可擣也是堯工人作規矩之法亦
云舜臣也擣折也割也工倮稟性疏巧運用鈎繩割刻
異端述作規矩遂令天下黔黎誘然放勅舍已逐物實

新造作也

新造作也

音義之師本又作率

未灼天
錄在云不消壞也

此之由若使弄規矩絕鈎繩擲籌指則人帥分內咸有其巧辟猶知細駸九豈開工匠人事若天杭巧也事

出老 經 削曾史之行錐楊墨之口攘弄仁義而天下之德

始去同矣 去其亂群之弊則天下 疏 削除也錐閉也攘

參至孝史魚忠直楊朱墨翟稟性宏辨彼四子者素分

天然遂使天下學人捨己効物由此亂群失其本性則

削除忠信之行錐閉浮辨之口攘去斃蕙之仁弄却跟

跋之義於是物不喪真人皆自得率性全理故與玄道

濕向也 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

累矣疏 錄消散也累憂患也只為自銜聰明故憂患

於內府而不銜於外者 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

則物皆適矣而無憂患 固當履環中之正道游寓內而

不惑豈有制置 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之

邪僻於其間哉 立其能而以燻亂天下者也 此數人者所稟多方故使

我我失由彼則彼為亂至 天下躍而効之効之則失

矣夫天下之太患失我也 疏 以前數子皆稟分過人不

標名於外引物從己炫耀群生天下 能翫光匿煇而揭波濕俗

亡而不反本失我之原斯之由也 法之所無用也 若

法之所用者視不過於所見故衆目無不明聽不過於

所聞故衆耳無不聰事不過於所能故衆技無不巧知

不過於所知故群性無不道德不過於所得故群德無

不當安用立所不逮於性分之外使天下奔馳而不能

自反 疏 夫率性而動動必由性此法之妙也而曾史之

哉 徒以己引物既無益於當世翻有損於將來雖

設此法終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子大庭氏無所用也

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履氏

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紀要

而巳上十二氏並上古帝王也當時既未有史籍亦

已疏不知指次第前後刻木為契結繩表言上下和平

人心淳樸故易云上古結繩其其食美其服適故常其

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當故常義若思夫侈靡

則無時慙矣樂其俗安其居疏止分故其去花故羨濕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無求

之疏境邑相此相去不遠雞犬吠聲相聳相接而性若此自足無求于世卒于天命不相往來無為之至

之時則至治已疏無欲無求懷道抱德今遂至使民延頸

望踵曰其所有賢者身居其難云負也贏糧而趨之則內奔其親而外去

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至

之迹猶贏裏也亦是至理之風播而為教貴此文迹使物學致斯弊疏之尚賢路開尋師訪道引頸舉足遠適他方軌轍交

行足跡所接裏糧負載不憚千里內則奔親而則是上好知

不孝外則去王而不忠至治之迹遂致斯弊也則是上好知

之過也上謂好知之居知而疏尚至治之迹好治上誠好知

而無道則天下大乱矣疏在上君王不能無為恬淡清惠合道而以知能治物物必弊之故大

亂也老君云以知治何以知其然邪疏假設疑問夫乃弩畢弋譏李去在綱目畢繳射也

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罔罟罾筭之知多則魚

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罾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

避之愈巧則雖禽獸猶不可遁之以知而見疏細小而柄形似星

人哉故治天下者唯不在知任知無效也

繫箭射謂之弋罟罾皆細也苟曲梁也亦筌也削格為

之即今之鹿角馬槍以繩木羅落而取獸地置罾兎網

也既以智治於物寧無滿騰之患故治國者必不可用智也

知詐漸毒頡滑堅百解李云漸毒不覺深也世云漸毒

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辨矣其少也性少而以逐多

則迷疏智數詐偽漸清毒害於物也頡滑滑替也亦茲

也疏點也解垢詐偽也夫滑替堅白之知譎詭同異

之譎諒有虧於其理無益於世教故天下每每大亂罪

在於好知疏每每昏昏負也夫忘懷任物則宇內清夷

乎好疏執迹用智則天下大亂故知上下昏昏田

智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

不求所知而求所不知此乃疏所以知者分內也所不

舍已効人而不止其分也疏知者分外也舍內求外

非惑如疏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以已善者

何也疏善其所善爭向疏所不善者桀跖也所以善者聖迹也

之所由生也疏盜跖行不善以搥東陵田桓行聖迹

以竊齊國故臧穀葉異亡羊趣同或夷跖行殊擗性均也愚俗之徒妄生臧否善與不善誠未足定也

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燎山川之精中隨四時

之施喘輿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

或作喘輿音喘心內又音佩和履及葉一植物之施喘輿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

解垢上苦懈又下苦豆及司馬崔云解垢濁角也或云跪曲之

深害

乱天下也夫吉凶悔吝生於動者也而知之所動誠能

其知疏是以仍上辞也只為上來用智執迹故天下大

哉乱悖乱也條銷也隨壞也附地之徒曰喘夾飛

空之類曰肖翹皆輕小物也夫執迹用智為害必甚故

能鼓動陰陽搖蕩天地日月為之薄蝕山川為之崩竭

炎涼為之怨叙風雨所以不聯雅走水自三代以下者

陸失其本性好知毒物一至於此也

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復復之侮秋夫恬憚無為

而悅夫嗶嗶之意嗶嗶已乱天下矣嗶嗶以已疏自從

代謂夏殷周也種種淳朴之人役役輕黠之良秋發也

嗶嗶以已誨人也圓夫而清虛法方地而安寧並万物而為族同禽獸之

無知遠乎散澆去淳離道其能而五帝聖迹已彰三代

用知更甚舍淳樸之素土愛輕黠之侮夫廢無

欲之自安悅有心之誨物已乱天下可不悲夫

莊子外篇胠篋第十

謹想兒

一聞及之經及郭音俾及已
悔心資也目馬不資餘許
彭爰又詐剛之念
本正有作嗶嗶之少智而在也二嗶
夕非徒之良 知 込

莊子外篇在宥第十一

音義曰以義名篇

郭象注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

宥使自在則治治之則亂也人之生也直莫之

蕩則性命不遇欲惡不爽在上者不能無為上之所為而民皆赴之故有誘慕好欲而民性濇矣故所貴聖王者非貴其能治也貴其無為而任物之自為也 疏宥寬也在自在也治統馭也無為而任物之自為也

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疏

性者稟生之理能者功行之名故致在宥之言以防遷濇之過若不任性自在恐物濇僻喪性也若不宥之復恐劫他其能遷改也

天下不濇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

無治乃不遷濇 疏

口義云在者優游自在意濇亂也謂定則不濇矣宥者寬容自得之意遷為外物所遷移也使天下之人性皆不亂德皆不移於外物又何用治之乎

性正從定何勞有政治之或有
政不及無政有為不及無為
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

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

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
夫堯雖在宥天下其迹
則治也治亂雖殊其於

失後世之恬愉使物爭尚畏鄙而不自
得則同耳故譽堯而非桀不知兩忘也
恬靜也愉余

以化騷人人歌擊壤其靜性也桀也以殘害物物
遭憂瘁乘其愉余也堯桀政代斯異使物失性均也

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

恬愉自得
堯以不恬愉人桀以不愉取物不谷
乃可長久
疏
淳和之性欲得長久天下未之有也
人大

喜邪毘於陽大怒邪毘於陰陰陽並毘四時不至寒暑

口義云喜屬陽怒屬陰毘
益也醫者所謂有餘病也
致中和則天地位失其中
和則有四時至不寒暑不
印之事氣序矣使人者言
因堯桀在上致人如此也
失位無常謂妄為妄動

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

疏
毘助也喜出於魂怒出於魄人稟陰陽與二儀同氣
堯令百姓喜毘陽暄飢桀使火怒助陰慘隸人喜怒

過分則天失常盛衰不暑隆冬無霜既失和氣加之不
災人多疾病豈非反傷形乎不可有為作法必致殘傷

也
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
此皆堯桀之流使初喜怒
太過以致斯患也人在天

地之中最能以靈知喜怒擾亂群生而振蕩陰陽也故
得失之間喜怒集乎百姓之懷則寒暑之知敗四時之

節差百度昏亡
疏
為滯喜怒遂使百姓謀慮失
萬事夭落也
真既非憲章之法斯敗也已
於是乎

天下始喬詰卓犖而后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

賞其善者不足
慕賞乃善故
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

詰李去吉及徐起列及崔
云晉師意不平也
早勅龜冬同音單○驚勅
二反李猶栗及同豬立反
崔云自立行不平也

何缺消友或委及郭音籍

畏罰乃止故疏喬詐偽也詰責問也卓獨也鷲猛也於
罰不能勝是喬偽諸責卓尔不群猛懷鷲獨輕陵
於物自堯為始次後有盜跖之惡曾史之善不惡既者
賞罰係焉慕賞行善懼罰止惡舉天下斧鉞不足以罰
惡傾守宙之截不足以賞善給猶足也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疏

若忘賞罰任真乃在足也自三代以下者凶凶焉終以賞罰為事彼

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忘賞罰而自善性命乃不足
取夫賞罰者聖王之所以賞

功過非以義勸畏也故理至則遺之然後至一可反也
而三代以下遂尋其事迹故凶凶焉與迹競逐終以所

寄為事性命之情疏凶凶誰讓也競逐之謂也人懼斧
何暇而安哉也鉞之誅又慕軒冕之賞心懷百慮

事出萬端凶凶競逐而不知止復啟已來其風而且說
漸扇真罰攪擾終自荒忙有何容暇安其性命

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疏說愛染也
希離莫積說仁邪是亂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疏淫耽滯也

為滯聲色後無憎愛偏受故亂德理說禮邪是相於枝也說樂邪

無是非裁非故逆理悖逆禮者整躡中舉節文隆殺系者感池

是相於淫也疏大復律呂八音說禮乃助淳萃技能

愛系更助官商滯聲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

也當理無悅悅則致淫疏說聖迹助世間之藝術愛

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存亡無

其所愛之分疏八者聰明仁義禮系聖知是也言八稟
則性命安矣疏八者聰明仁義禮系聖知是也言八稟

存之可也衆人性分本無企慕班真亡之可也天下遊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

者乃始齋卷儉囊而亂天下也必存此八者則不能縱

也齋卷不舒放之容也儉囊忽遽之自也天下群生

速爭馳逐物由八者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

下之感也不能遺之已為誤矣而乃復 疏前八者亂

不能忘遺已是大惑方復尊之以為貴豈不甚感哉 疏天下之經

尊敬用為楷模痛惜甚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齊戒

以言之跪坐進之鼓歌以儻之吾君是何哉非直由寄

乃珍貴八條之義事同芻狗過去之後不合更收識

之如此疏 禁致齋明言執禮君臣跪坐更相進獻鼓九

韶之歌舞木章之曲珍重遺序一至於此莊生自擊無奈之何 故君子不得已而臨位

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無為者

之謂也直各任其自為則性命安矣不得已者非迫於非拱默

威刑也直抱道懷朴任乎必然之極而天下自驚也疏

君子聖人不得已臨莅天下恒自無為雖復無疏

疏為非拱默動寂無心而性命之情未始不安 故貴

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可

以寄天下若夫輕身以赴利弄我而殉物 疏貴身賤利

保愛精神不瀉於世者故可寄坐萬之上託化於天下也 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

無擢其聰明解擢則 疏五藏精靈之宅聰明耳目之用

傷也 若分辦五藏情識頭擢聰明之

用則精神奔馳於內
耳自竭喪於外矣
尺居而竟見淵默而雷聲出處
默語

常無其心而
疏聖人寂同死乃寂泊動類飛竟在天豈
付之自然
疏在寂動理教之異哉故寂而動尺居而

竟見困默而雷聲欲明寂動
動寂理教教理不一異也
神動而天隨神順物而動
天隨理而行

疏神者妙萬物而為言也即動
即寂往同蒼曼隨順生物也
從容無為而萬物吹累

焉若遊塵疏累塵也從容自在無為虛淡若風動細塵
自動類空中浮物陽氣飄飄任運五留非已也

吾又何暇治天下哉任其自疏物我齊混俱合自然何
然而已然而已疏勞功暇更為治法也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藏人心老聃云汝慎
無擾人心擾之則傷疏性崔名瞿不知何許人也既
其自善也問在宥不治人心何以履善

櫻於管及又於盈及司馬
云引崔云龜落也

乃後如珠徐所例及言
物也

谷曰宥之故之自合其理作法
理物則櫻撓人心列下文云
人心排下而進上排之

進之則上言
疏人心排他屈下進
上下囚殺無所排進
其易搖蕩也疏已在上皆常情也

疏溺心上下為境所牽綽約柔乎剛彊
如禁之囚櫻煩困苦言能綽約則疏
綽約柔弱也矯情行於

柔弱也欲制服於剛彊
庶剋彫琢其熱焦火其寒疑
冰夫焦火之熱凝冰之寒皆喜怒並纒之所生

名也剋傷也彫琢各行欲在物前若違疏務
情起怒寒甚疑冰順心生喜熱踰焦火其疾俛仰之間

而再撫四海之外風俗之疏逐境之心一念之頃
所動也已遍十方况俛仰之

間不再臨如景影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驟而天靜之可使
如開動之

時而天向本無而
中寫泰遠故曰懸天

則係天而 踊躍也 疏 右欲之心去無定準偶余而靜如流水

動之則係 天踊躍也 債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 人心之

不為煩而放之則靜而自通治而係之 則跋而債驕債驕者不可禁之勢也 疏 善惡喜怒

債發驕矜不可禁 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搜人之心 夫黃

割者其在人心也 為仁義也直與物冥則仁義之迹自見迹自見則 疏

后世之心必自殉之是亦黃帝之迹使物搜也 黃帝因宜作則慈愛養民實異偏尚之仁裁非之義后

代之主執之軌轍蒼生名之為聖搜人心自此始也 起後王翼 堯舜於是乎服無朕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

非黃帝 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

朕畔未反尚父未及季扶 蓋及或云字當作後故 朕也崔云朕鹿也

也疏 朕白肉也堯舜行黃帝之迹心形瘦弊朕瘦無白 肉脛无無細毛養天下形容安萬物情性五藏憂

愁於内血氣矜壯於外行行義以為規矩立 法度以為楷模尚不允流放凶族則有不勝 堯於是

於謹堯於崇山搜三苗於三澗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

天下也疏 昔帝鳴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混沌即謹堯 也為黨共工放南裔也縉雲氏有不才子天

下謂之饗餐即王苗也為堯諸侯封三苗之國云在左 洞庭在彭蠡君預章近南岳三危山名在西裔即秦州

西差地小契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穹奇即共工也為 堯水官幽都在比方即幽州之地尚胥有殛鯀此文備

也四人皆包藏凶惡不遵堯化故投諸四裔是堯不勝 天下之事故四凶由舜今抄堯者其敗舜攝堯位故耳

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 堯舜帝王之名皆其迹耳

以智及 我寄斯迹而迹非我也故

駭者自世世跡駭其迹愈粗粗之與妙自塗之夷險耳
遊者豈常改其足哉故聖人一也而有堯舜湯文之異
明斯異者時世之名耳未足以名聖人之實也故夫堯
舜者豈直一堯舜而已哉是以雖有矜愁之貞仁義之迹
而所以迹施延也自黃帝逮乎堯舜聖迹
者故全也 疏 滯物擾亂延及二王驚駭更甚 下有桀跖

疏 桀跖行小人之行為下 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疏
曾史行君子之行為上

謂儒墨守迹是 於是乎喜怒相疑疏 善是怒非 愚知
非因之而起也

相欺疏 飾智驚愚 善否相非疏 善與不善 誣信相譏
互為欺侮

誕虛信實也 而天下衰矣 莫能齊 疏 相仍糾紛 太德
自相說謊

不同而性命爛熳矣 立亦異而 疏 喜怒是非熾然大盛
不止於分

爛熳熳 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 知無涯而好之故
最亂也 無以供其求

疏 聖人窮無崖之智 於是乎鉗錐制焉繩墨殺焉
百姓焉不竭哉

推鑿決焉 彫琢性命 繩墨正木之曲直禮義示人
遂至於此 疏 之隆殺推鑿穿木之孔竅刑

法決人之身首工匠運斤鋸 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櫻人
以殘木聖人用禮法以傷道

心故賢者伏如太山嵒岩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
若夫任自然而居當則賢愚莫情而貴賤履

廟堂之上 位君臣上下莫匪介極而天下無憂矣斯迹
也遂櫻天下之心使奔馳而不可止也故中知以下莫

不 下外飾其性以眩惑衆人上惡直醜正蕃徒相引是以
任真者失其據而崇偽者竊其

柄於是上憂於下民困於下矣 疏 春々相踐籍也云
亂宇宙大亂罪由聖

讓管口義震手言談也乃
自許自高耳

司馬云接摺揆揆音息節
及崔本作摺云讀為摺或
作謂字接摺怪拮梁也准
兩白大者為性梁小者為
拮摺也

言天許交及又亦作高
言天呼也崔本作高云
高可以為高或作矯々標
也崔本作高此下更有々
無之相生也則甚曾史與
樂師生有無也又思得無
相擊也凡二十四字

智君子道消賤迹林蔽人君雖在唐
堂心恒憂慄既無良轉只國傾危也
六國齊魯 李廣雅云斷也司馬

也拮揚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疏
殊者決定當死也

及頸皆名拮揚六國之時及襄周之世良由聖迹點
五刑遂使拮揚者盈擢殊死者相枕殘兀滿路相枕相
望明其

多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甚矣哉

其無愧而不知耻也其矣
由腐儒守迹故致斯禍不
思指迹為一而方復攘臂用

迹以治迹可謂無愧
而不知耻之甚也 疏 離跂用力自也聖迹為害物之
具而儒墨方復攘臂分外用力

於桎梏之間執迹封教救當世之弊何荒亂之
能極故發意歎息固陋不巳無愧而不知耻
華也 吾未知

聖知之不為拮揚接摺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枘也
向徐音聲郭應鑿及仁義如榘木
向本作內音同云柱頭枘也鑿頭則才在頭枘進不至音向徐從發

拮揚以接摺為管而桎梏以鑿枘為固聖知仁義者遠
於罪之迹也迹遠罪則民斯尚之尚之則驕詐生焉驕
詐生而禦安奴之器不具未之有也故弄所尚則驕詐不

作驕詐不作則拮揚桎梏廢矣何鑿枘接摺之為哉
疏 接摺揆揆也鑿孔也以物內孔中曰枘枘不揆不牢
枘無孔無用亦猶憲章非聖迹不立桎梏無仁義不

行聖迹是櫻櫻之原
仁義是殘害之本
曾史之不為桎跂噉矢也
噉矢矢
之猛者

言曾史為桎
疏 噉箭銜有孔猛聲也聖智是竊國之具
跂之利用也
仁義為凶暴之資曾史為桎跂利用猛

箭故其
然也 故曰絕聖弄智而天下大治
去其所
以櫻也 疏 絕竊國

凶暴之資即字內
清平言太治也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

疏 化詔令
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疏
司馬云廣成子山也余雖云此載十餘句同曰在空同
真城不手星

疏 寓內大行

空桐山京州北界廣曰我聞音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
成即老子別号也

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疏五穀黍稷

菽麻麥也欲取芻蕘之理天地陰陽精氣助成五穀以養蒼生也吾又欲官陰陽以遂

群生為之奈何疏遂頌也欲蒙陰陽設官分廣成子曰

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問至道道精而汝也欲播殖

所問粗淺不過形質深去之致是詆訶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尔而

欲官之疏苟有設官分職引物從自而治天下雲氣不

待於而兩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疏言天少

族聚也分百官於陰陽有心治万物必致災兩風不

調炎涼矢節雲未聚而雨降木尚青而葉落梯檜迫蝕

三光昏晦人心而後人之心翦翦者又爰足以語至道

遭擾豕豕荒殆疏翦翦狹劣之員也汝是諂佞之

疏人心甚狹劣何能語至道也黃帝退捐天下菜特

室席白茆間居三月復往邀之疏黃帝退清齊一心

室避謹實藉白茆以潔淨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頌下

閑居經取重往請道邀遇風滕行而進拜替首而問曰聞音子達於至道敢問

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蹙然而起曰善哉問乎

人皆自修而不治天下疏使人治物物必櫻煩各各治

則天下治矣故善之也疏身天下清正故善之蹙然疾

起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

默默窈冥昏默皆引無也夫莊老之所以屢稱無者何哉明生物者無物而物自生耳自生耳非為生也

又何有為疏至道精微心靈不測故無視無聽抱神以

於已生平疏窈冥深遠昏默玄絕靜形將自正忘視而自見忘聽而自聞疏耳目無外神

竟不能亂心與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

形合自真正道長久任其自動故閑疏精神常寂心閑形逸長生久視

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久

此皆率性而疏任視听而無所見聞根塵既空心亦安動故長生也疏靜照無知慮應機常寂神守形可長

生久慎內全其疏忘心全閉汝外分也疏絕視听

知為敗知無崖疏不慎知慮心神既困耳我為汝遂於

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汝入於窈冥之門矣

至彼至陰之原也夫極陰陽之原乃遂於太疏陽動也

遂出也至人應動之時智照如日月名大明也至陽之

原表從本降迹故言出也無感之時深根寂然凝湛也

至陰之原示攝迹故本故曰入窈冥之門天地有官陰

陽有藏但當慎守汝身物將自壯疏天官謂日月星辰能照臨四方細維

萬物故稱官也地官謂金木水火土能維持動植運載群品亦稱官也陰陽二氣春夏秋冬各有司存如藏府

也咸得隨任無不稱適何違造化更立官府也汝但無為慎守汝身一切萬物自然昌盛何勞措心自毀伊感哉

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

常衰取於盡性命之極極長生之致耳身不夭乃能及物也 疏保恬淡一心處中和妙道攝衛修身

雖有壽考之年終無衰老之日 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謂之天矣

天無歎聖道之清高 疏歎聖道之清高為也與五天合德也 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其物

無究而人皆以為有終疏死生變化物理無窮俗人愚惑謂有終始 彼其

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有極徒見其疏 萬物不測千變萬一變也 疏化愚人執有限極

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皇王之稱隨世之上下耳其於得通變之道以應無

究一疏 得自然之道上逢淳樸之世託作穠農下遇淳季之時應為湯武皇之迹自夷險道則一也

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失無究之道則自信一變而不能均同上下故俯仰

異喪無為之道滯有欲之心生則都覩於光明死則 疏便為土壤迷執生死不能均同上下故有兩名也

令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汝土無心者也生於無

心故當反守無疏 夫百物昌盛皆生於地及其凋落還心而獨往也 疏反於土世間萬物從無而生死既空寂生死不二不滯一入無究之門以遊無極之野與化

方今將去汝任適也 入無究之門以遊無極之野與化

疏反既冥寂之本入無究之門 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

地為常都任也 疏參同也與二景齊明將一 當我緝乎遠

莊子外篇在宥上

十

我昏乎物之去來 疏聖人無心若鏡，抗當感發，即應機

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以死生為一體 疏一死生明變

無去無來我獨存也非名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

鴻蒙鴻蒙方將拊髀爵躍而遊疏雲將雲主將也，鴻蒙元

也亦云風道遇也樹拍也雀躍跳躍也寓言也夫氣是生物之

元也雲為兩澤之本也亦是春陽之即東為仁惠之方舉

此四事示君王御雲將見之疏怪其容儀殊俗動止異凡故

物以化澤為是也問行李之自庶為理物之道也

倘然止誓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為此疏倘驚疑自貶

倘然 止即又
誓 必正自也又自自失自也
又 猶立又
又 弟列及
叟 派安司馬云長者
稱也系口及

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

不和地氣鬱結疏一氣不降不 六氣不調疏陰陽風

此六氣也 四時不節疏春夏秋冬節 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

育群生為之奈何疏我欲合六氣精華 鴻蒙拊髀

爵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疏以養萬物故問也

爵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疏萬物咸稟自然若措意

以不卷 雲將不得問又三季東遊過有宗之野而適遭鴻

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替

首願聞於鴻蒙疏故如上天再言忘 鴻蒙曰浮遊不知

朕幸憶往時也

乘自然變

乘自然變

所未而自得也。疏浮游處世。徯往無心行不知所往而自得也。疏所往也

無心妄行也。遊者於文多詩執掌以觀無妄夫內足者舉也。疏鴻蒙游

寬大涉見之物衆多能觀之智知。朕又何知以斯而也。疏所觀之境無妄也執掌衆多也

浮游徯往虛心任物物。各各自正我復何知也。雲將曰朕也自以為徯往而民

隨予所往朕也不得自於民今則民之放也夫乘物非

自彰徯往非招民而民自往也。疏我同鴻蒙無心馭世不

故為民所放效而不得已也也。疏得已隨人入人則隨我迹

便為物願聞一言疏願聞要旨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

之情夫弗成。若夫順物性而不治則情不逆也。疏

亂天然常道逆物真性即而解獸之羈而鳥皆夜鳴

離其所做效迹彰害物災起獸則以靜也。疏驚群散起鳥則駭飛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昆

蟲皆坐而疏斗木未霜零落災禍及意治人之過也夫

治之迹亂之疏天治斯滅雲將曰然則吾奈何疏欲請

術鴻蒙曰噫毒哉言治入疏重傷禍敗僂僂平飯矣僂

坐起之負嫌不能賸然通放故遣使飯疏仙仙輕舉之負嫌雲將治物為

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噫心養夫心以用

者其唯不用心乎疏養心之術汝徒處無為而物自化疏徒但也

用心乎疏列在下文汝徒處無為而物自化疏徒但也

徒但也但處心

無為而隨亦形体吐不聰明倫與物忘存懷而聞付自

然則無為許規反疏倫理也疏體忘身也吐聰明心而自化也疏也身心兩忘物我及遣是養心太同

平降真與物疏戶項反又音幸溟滓自然之氣解心釋

神莫然無魂坐忘疏魂好知為也解釋遣蕩也莫然無

也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復其根而不知不知而復疏芸

衆多也衆多往來生滅不離自然根明矣豈得用知然後復根矣哉渾渾沌沌終身不

離澤池無知而任其自復疏渾沌無知而任獨千若彼

知之乃是離之知而復之疏用知慕至本乃無問其

名無問其情物固自生其自生也疏道離名言理絕情

精闕理不亦遠哉遺情忘名任獨化物得生理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

默躬身求之乃令也得知而不默疏降道化之言示

以來方令始悟再拜稽首起辭而行○世俗之人皆喜令

同乎已而惡人之異於已也疏染習之人迷執日久同

於已而欲之異於已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為心也出群

為衆夫是我而非彼喜同而惡異夫以出乎衆為心

者曷嘗出乎衆哉衆皆以出眾為心故所以為衆人也

若我亦欲出乎衆則與衆無異而不

能相出矣夫衆皆以相出爲心而我獨疏人以競先出
 無往而不同乃大殊於衆而爲衆主也疏乎衆爲心此
 恒物鄙情何能獨起群外同其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
 光塵方大殊於衆而爲衆疎因衆
 枝衆矣吾一人之所聞不如衆枝多故因衆則疏因衆
 能因衆人聞見即無忿競所謂明者爲之視智者爲之謀而欲爲人之國者此攬平
 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夫欲爲入國者不因衆之
 徒求三王主物之利而不見已爲之患也然則三王之
 所以利豈爲之哉因天下之自爲而任耳
 疏用一已偏執爲國者徒求三王主
 物之利不知爲喪身之太患矣此以入之國僥倖
 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僥倖也以皇王之國
利要求非分爲一身

之幸會者未嘗不身遭殞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
 敗萬不存一故云幾何也
 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
 一已而專制天下則天下塞矣已豈通疏以僥倖之心
 哉故一身既不成而萬方有餘喪矣
 論存則矣固無一悲夫有生者之不知也疏此一句傷
 成語亡有餘敗也知爲僥夫有土者有大物也疏九五尊高四海宏有大
 俸幣矣夫有土者有大物也疏巨是稱大物也
 物者不可以物物不能物而爲物用即是物耳豈能
 矣若求三王之國不能任物自爲翻爲而不物故能
 物物夫用物者不爲物用也不爲物用斯不疏不爲物
 物矣不物故物天下之物使各自得也疏用而用

於物也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

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甲天下之自為故馳万物而不窮疏聖人通自然

姓心知用群生耳目是知物物非物也豈獨戴黃屋坐

汾陽佩玉聖治天下哉固當排六合陵大清起九州游

姑射矣獨往獨來是謂獨有人皆自異而已獨群遊斯

獨可謂疏有注獨有之人是謂至貴夫與眾玄同非求

獨有矣疏釋也獨有之人是謂至貴貴於眾而眾人不

能不責斯至貴也若乃信其偏見而以獨異為心則雖

同於一致故是俗中之一物耳非獨有者也未嘗獨有

而欲饜竊軒冕謂非分疏人皆自異而已獨與群游

眾豈飯之哉故非至貴也斯乃獨往獨來者也獨有

斯獨可謂獨有矣人欲出眾而已獨游眾無此能故名

獨有獨有之人蒼生樂推百姓荷戴以斯為王可謂至

尊至貴也○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百姓之

也大人之教影響也大人之於天大人聖人也無心

下何心哉猶影響之隨形聲耳疏大人聖人也無心

百姓之心形聲也大人之教影響也有問而應之盡其所德使物之所懷

大人之教影響也大人之於天疏大人聖人也無心

疏聖人心墮物感感又稱機盡物懷抱為天下配問者為主疏配也先

者為處乎無響寂以疏處寂也無感之時忽行乎無

匹也隨物疏行應抗也遇挈汝適復之撓撓撓撓自

方轉物疏行應抗也遇挈汝適復之撓撓撓撓自

挈萬物使復故自蓮疏撓撓自動也返機無方還欲提

之性即無為之至疏撓撓自動也返機無方還欲提

為至以遊無端與化俱疏遊心與自然俱游出入無

也故無端疏故無朕迹之端厓出入無

旁玄同疏出入塵埃生死之中與日無始與日新俱疏故無始也

與日俱新與日俱新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其形容與疏贊頌論讒

故無終始故無終始躬貞與二儀大道合同外不大同而無已有已則不疏能大同也

關乎宇宙內不有已身也關乎宇宙內不有已身也無已惡乎得有有天下之難無者已

則物我俱忘則物我俱忘有不足有不足疏已既無矣覩有者昔之君子能發其疏名者耳

復有之復有之行仁義禮君臣者行仁義禮君臣者覩無者天地之友覩無則任疏其獨羨也

不離有為君子也不離有為君子也覩無為之妙理見自然之正性二儀非賤而不可不因其性而任之則

有万物盡空翻有入無故稱為友矣有万物盡空翻有入無故稱為友矣任者物也早而不可不因者民也任者物也早而不可不因者民也

則亂夫民物之所以早而賤者不能因任故則亂夫民物之所以早而賤者不能因任故疏民雖居

也是以任賤者貴因卑者尊此必然之符也也是以任賤者貴因卑者尊此必然之符也疏下各有

功能物雖輕賤咸負材用物功能物雖輕賤咸負材用物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

無弃材人無弃用庶咸亨也無弃材人無弃用庶咸亨也夫事藏於彼故匿也彼各自夫事藏於彼故匿也彼各自疏匿藏也事有隱顯性有

為故不可不為但當自任耳為故不可不為但當自任耳疏工拙或顯於此或隱於

彼或工此或拙於彼彼或工此或拙於彼塵而不可不陳者法也塵而不可不陳者法也

但當任之悉事濟也但當任之悉事濟也安可以迹塵而安可以迹塵而疏法言教也以教望理理妙法遠而不

不陳妙事哉也不陳妙事哉也可不可居者義也可不可居者義也

當乃居之當乃居之疏義雖去道疏遠苟親而

不可不廣者仁也不可不廣者仁也親則苦偏故親則苦偏故疏親雖偏愛狹物周

廣乃仁耳廣乃仁耳而不可不積者禮也而不可不積者禮也

夫禮節者患於係一故夫禮節者患於係一故疏積厚也

物物休之則積而周矣物物休之則積而周矣疏節文也

夫礼貴尚往來人情華薄故外中而不可不高者德

示折旋內敦積厚此真礼也事之下者 疏中須也 修道之人和光處世早須於一

也雖中非徒 疏物而志行清高濕而不僻其能也

而不可不易者道也事之難者雖一 疏妙本一氣通生

其唯道乎 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執意不為雖神 疏神功不

無方追逸無滯合天然也 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須其自 疏聖人觀

理天須群物而不助其性分此下釋前文 成於德而不累自然與 疏能使

冥會上能既成自無瑕累也 出於道而不謀不謀而 疏顯出妙

待頭謀會於仁而不恃 特別老經云為而不恃仁

而後無時 薄於義而不積卒性居遠 疏先王遠矣非可寶

而應於礼而不諱自然應礼 疏妙本湛然迹應於

事而不辭事以礼接能否自任 疏混俗揚波因事接物

齊於法而不乱御粗以每 疏因於物性以法 特於民而

不輕持其自為耳 疏民惟郡本本固而邦寧 因於物而

不去因而就任之 疏須點黎之心因庶物之性雖 物者

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夫為者豈以足為故為哉自 疏

物之稟生切用万殊如蛻螭轉丸蜘蛛結網出自天然非開假學故素無之而不可強為性中有者不可不為

也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有為而後不純也然之

理則澆薄之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能屈已以待疏

化不純也滯虛玄道性故觸事不明於道者悲矣疏聞天下之理

面牆諒無從而叩也所作顛蹙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

深可悲傷也在上而任力無事無為尊高在上有為而累者人

道也以有為為累者不疏司職有為事累繁王者天道

也能率其自得也疏擾者人倫之道臣者人道也各當

也同乎天之任物疏君在上任物合君位無為而委百官百

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也官有所司而君不與焉

二者俱以不為而自得則君道逸臣君位尊高委之

道勞勞逸之際不可同日而論之也疏宰牧臣道卑下

竭誠奉上故君道逸臣不可不察也不察則君臣疏天

道勞不可同日而語也之位乱矣疏道

君而無為人道臣而有事尊卑有隔勞逸不同各守其

分則君臣咸無為也必不能駁理即勞逸失宜君臣乱

矣夫二儀生音變化無克形質之中最為廣大而

新新變化念念推迁實為等均所謂寧定之毒之也

莊子外篇在宥第十一

莊子外篇天地第十二

音義曰以事名篇

郭家庄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

均於不為夫二儀生者覆而自化也

中且為廣大而新新變化其狀不殊念念遷謝

實唯均等所謂亭之也故云天地與我並生

多其治一也

夫四生萬物其類最繁至於率

故文云萬物

人卒雖眾其主君也

天下異心無

其數雖多主而君者一人

君有於德而成於天

以能

無物不得得者自得故疏原本也夫君主人物必須以

得而不謝所以成天也

然之

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為也天德而已矣

任自

紀名云天頭也高踞在上也又坦然高遠也地處也其本底下載萬物也禮統曰天地者元氣之所生萬物之祖也易說云元氣初分清輕上為天濁重下為地

尊忽喪

運玄遠也古之君謂三皇已前帝王也言玄古聖君動無為而治天下也蓋何為哉此引古證今成天德之義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君非為邪也疏以虛

理視應物之數而無為因任之君以道視分而君臣之

不用邪僻之言者故理當於正道以道視能而天下之官治

義明位上有為位下也疏夫君道無為而臣道有事尊卑勞逸理固不同譬如首自

居上足自居下用以道視能而天下之官治道觀察分義分明

矣夫官有高卑能有優劣能受職則以道汎視而萬

物之應備無為也則天下各疏夫大道生物性情不足或走或飛咸應其用不知所以豈故通於天地者德

也萬物莫不皆疏通同也同兩儀之覆載行於萬物者

道也道不塞其所由則疏至理無塞恣物往來上治入

者事也使人人自疏雖則治人因其本往物各章能咸

能有所藝者枝也枝者萬物枝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

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夫本末相兼猶手臂之相

天道頌則兼帶也濟也故也夫藝能之枝必須帶事

本末俱暢疏不帶於事技術何施也事苟失且事便無

用雖行於義不可乖能雖有此能理須法道虛通故曰

虛通終故自然之術斯乃理事相事相包用有周耳是

藝
物各也
枝
其倚及注下后

故曰古之善天下者無為而天下

若一作作欲

下天子云也

西升
道聖也

夫子周焉云莊子也一云
老子也此兩夫子曰無為
本皆為別章崔本亦亦

崔本刻作軒云寬倦之見

泗字印本作泗疑是誤教
可洩字洩他珍及垢濁也

足無為而萬物化疏

夫兼天所以無為兼道所以無
欲故古之帝王養畜群庶者何

為哉蓋死欲而蒼生各
足無為萬物自化也

淵靜而百姓定疏

下人垂拱而
玄默百姓則

比屋而可封故老經
云我好靜而民自正

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疏

一道也
夫事從

理生理必包事本能接未故知一萬
事畢語在西升經莊子引以為證

無心得而鬼神服

一無為而疏夫迹混入間之事心證自然之理而窳京
群理都舉徹際妙極重玄者故在顯則為人物所啟

處於幽則為
鬼神之所服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

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刻心焉

有心則累其自然
故當刻而去之
疏夫子

子也莊子師老君故曰夫子也刻去也洒也虛通之道
也包羅無外二儀持之以覆載萬物得之以化生何莫

由斯最為物本歎洋洋之羨太以最當世之
君主可不法道之無為洗去有心之累者耶無為為之

之謂大不為此為而此疏無為為之率性而動也不機
為自為乃天道疏自張故謂之天此不為為也

無為言之之謂德

不為此言而此
言自言乃真德
疏寂然無說而應

鏡高堂物來斯照語默不殊故
謂之德也此不言而言者也

愛利物之謂仁

此
任

其性命疏慈若雲行愛如雨施心無偏執
之情也疏從澤弘普措其性命故謂之仁也

不同同之

之謂大

萬物萬形各止其分不
引彼以同我乃成大耳
疏夫刻雕衆形而性

儉合自然任而不
割故謂之大也

行不崖異之謂寬

玄同彼我則萬
物自容故有餘

疏夫翫光晦迹而混俗揚波若樹化不異於人立行豈
殊於物哉而心無崖際若萬項之波林藪蒼生可謂

崖
膺無心也

波
作波可款

寬容，有萬不同之謂富。我無不同，故疏。位居九五，威

物之不同，煩著生之為異，而故執德之謂紀。紀，往者人之

群性咸得，故能富有天下也。故執德之謂紀。紀，往者人之

疏。能持已前之德行，故德成之謂立。立，非從而成者，疏。往

既成方可立。循於道之謂備。夫道非疏，循，須也能。循

功而濟物也。循於道之謂備。夫道非疏，循，須也能。循

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完，內自足。疏，挫，屈也。一毀譽混榮辱

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心之大也。心，故專

疏。韜，包容也。君子賢人，肆於已前，十行。沛乎其為萬物

也。從澤滂沛，任萬。疏，逝，往也。心性寬闊，從澤滂

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賈難，疏。若如前行，便是無為。既

寶貨是以珠生於水，不素故藏之於淵。金出於山，不采故韜之於岳也。不利貨賤，乃能

况貨疏。雖得珠玉，尚以不貪以資身。不近富貴，自來

財乎疏。常用貨賤，豈復將為利也。不近富貴，自來

心常去。疏，寄去。寄來不哀，不系。故外疏，不樂壽，不哀矣

之遠也。疏，遠乎軒冕，內不近乎富貴也。不樂壽，不哀矣

所謂疏。假令壽年延，永不以為。不榮，道不醜，窮。天於

胸中况窮。疏，富貴榮達，不以為榮。花貪賤，空塞，不以為

通之間哉。疏，醜辱，壽大當，不以措意。榮辱之情，豈容介

懷。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皆委之。疏，光臨，宇宙，統

珍寶總繫一人而行，不利貨賤，委之。不以王天下為己

萬國豈容拘束，入已用為私分也。不以王天下為己

循，首句或作修，作則反

以前十事老子語也，是

世下夕篇

三

蛇虵彼也

處顯

忽然不覺，疏覆育黜黎王領天下而推刃於物，榮之在身，疏忘其富貴，故不以已大而榮顯也。

顯則明

默而止，疏明彰也。雖坐汾陽喪其天，萬物一府。

死生同狀

所在於也，疏忘於物我，故萬物可以為一府。其變於已况窮通。

天壽之間乎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濇乎其清。

也疏

至理深玄，辭猶淵海，濇然清絜，明燭鬚眉，淵則嘆其居寂以深澄，濇則歎其雖動而絜也。本亦作君。

者

金石不得無以鳴，疏由真起也。故金石有聲。

不考不鳴

因以喻体道者，疏考擊也。夫金石之內素物感而後應也。疏蓋宮商若考擊終無。

聲響亦由至人之心實壞聖化物若不感無由。萬物孰顯應前託淵水以明至道此寄金石以顯聖心。

能定之

應感疏喻彼明鏡方茲虛谷物來斯應應而夫無方疏無心物既脩短無窮應亦方圓無定。

王德之人素逝而馳通於事

任素而往耳非疏素真好通於事也。

往也王盛不驕不務任真而往

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

既抱和以清高故羞通於物務。本立而疏神者不測之用也常在理上往而應物也不知不迷疏測之神知通於物此之妙用必資於本欲示

本能起用用

故其從廣。任素通神疏夫清素無為任不乖本義也。而後弥廣疏真而性神知通

物而恒立本原用不乖体動不傷

其心之出有物採之

寂能行如是豈不木中之者邪

疏採求也夫至聖虛懷而物我斯應非先物而嚙也。自非物求聖化無由顯出聖心聖

心之出良由物採欲

故形非道不生非德不明疏和而不唱不為物先。

復者見金石之前也
居字作君字欵

形者七尺之身生者百齡之命能證之智道者可通之境也道能通生萬物故非道不生從能鑒照理原故非從不明老經云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主德者邪道生之徒畜之也

疏存任也窮盡也任形容之妍醜盡生齡之六壽立盛從以匡時用至道以通物能如是者其唯王化乎

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平此謂主德之

人忽勃皆無心而應之自動出無心故萬物從之斯疏蕩蕩矣故能存形窮生立化明道而或王化也

出因維任物物則從之猶其衆義故為王化也視平

冥冥聽乎無聲疏至道深玄聖心凝寂非名不

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中獨聞和焉若夫視聽而不寄之於寂則有

聞昧不疏雖復冥冥非色而能陶鑄萬家乃云寂寂無和也響故能謂韻八音欲明從体起用功能如是

也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復能物物疏遺之又遺故深

之又深既而窮理盡性故能物衆物也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極至順而後能盡妙

疏神者不測之名應寂相即有無洞遺既而非測非不測亦不非測乃是神之精妙故其與萬

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彼則彼求自供疏遺之又遺乃

物無方隨機稱適千差萬品求者時騁而要其宿大小

即供若懸鏡高堂物來斯照也時騁而要其宿大小

長短脩遠皆恣而任之會疏騁縱也宿會也若夫体至

時因任應物多方要在會取而不滯一故或大或小乍短乍長乃至脩遠恣其來者隨彼機務悉供其求應病

以象理無不當○黃帝遊乎赤水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

飯遺其玄珠此寄明得疏赤是南方之色心是南方之心

心絲鏡闇無所照故言赤水北也崑丘身也是南方踞

明之方望是觀見之義玄則疏遠之即珠乃珍貴之寶

欲期世間群品莫不身心迷妄馳騁耽着無所覺知聞

似北方動如流水迷真喪道實此之由今欲返本還源

祈真訪道是以南望示其照察還飯表其復命故先明

失真之處後乃顯得道之方法所顯方去在下文

使知索之而不得言用知不足以求真疏索求也故絕

索之而不得疏非是色不可使契諾索謂真小

契諾失契諾言辨也離乃使罔象罔謂真小

曰異哉罔象乃可以得之乎明得真也罔象然

無心之謂離聲色絕思慮故知與離朱

契諾言辨用加失真唯罔象無心獨得

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

師曰被衣疏已上四人並是堯叀隱士厭穢風塵懷道

天下莊生示有承稟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

謂為吾藉王倪以要之欲因其師以疏配合也藉因堯

有谷天位之能庶因王倪還許由曰殆哉坡千天下

契諾友口豆反司馬云多力救無為之帽也

承有師承道之

教音相速心也

也 疏殆近也 坡危也 若要醫缺讓 醫缺之為人也 聰明

萬乘危亡之徵 其則不遠也 聰敏過人 則使人跛 疏也 給

捷也 敏速也 夫聖人治天下 也 冕旒垂目 鞞纒塞耳 所

以杜聰明 不欲多聞 多見 今醫缺乃內懷聖智 外眩聰

明 詞鋒捷敏 計數宏遠 能行性識 所作過人 而又乃以

其迹既彰 必以為患 危亡之狀 可在已下 而受天

復其自然 疏物之喪 真其日已 及乃以心知之

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 夫過生於 彼知以禁 過

甚矣 故曰無過在 疏過之所由 生者知也 言醫缺不知

去知不在於強禁 審禁蒼生 過患而不知 患生之由

也 與之配天平 彼且乘人而無天 若與之天下 彼且遂

疏 若與天位 令御群生 必通乎心 智代乎 方且本身而

天理則物皆喪 已無復自然之性也 方且為物絃

異形 夫以萬物為本 則群變可一 而異形可同 斯 疏方

也 夫聖人無心 因循任物 令醫缺以己身為 物使

飯令天下異形 從我之化物之失性 實此之 疏夫

患自斯 方且尊知而大 賢者當位於前 則知見 疏夫

而始也 能忘智以任物 而尊智以御世 遂將御 方且為物絃

且如字凡言方且言方將有所 悅武祖反威也

文一本作火

絞江南本作絞經戶備友 廣雅云公才反云東也 與 郭義同 今用廣雅音

應以動物令應上務 疏令彼之泯黎 應我之化法 方且

將送使後世 疏人方復任智以擬物也 方且四顧而物 拘牽而制物 疏方將願 眎四方 撫安萬國 方且

逐
注流之心別也

逐
四 迹道也
迹非本迹非非本

文平作父

幸
由類反注同又色律
反

莊子外篇天地十二

應眾宜將遂使後世不能忘疏用一已之知應眾物之

矣方且與物化將遂使後世與物相疏將我已知施與

化物既失之而未始有恒此皆盡當時之宜也然今白

我亦未得也受其化而明日承其弊矣故

曰未始有恒疏以智理物政出多門前荷其化夫何足以配

有恒後遭其弊既來淳古所以無恒

天平雖然有族有祖其事類可疏強毅也夫齧缺隱居

混迹未足配天而流俗之中罕其輩類故志尚清遐良可效耳可以為眾父而尚以

為眾父父者疏父君也言齧缺高尚無為不夷

之父而未可為父父也父者堯也夫堯寄坐萬物之

上而心馳乎姑射之山往見四子之時即在汾陽之地

是以即寂而動即動而寂無為有為無為有有無

時動寂相即故可為君中之君父中之父所謂窮理盡

性玄之又玄而為眾生之父故其治亂之率也治主乃

宜矣故郭注云父父者所以迹也疏率主也若用智理物當時雖治北面之禍也夫

為亂於後必亂二塗皆以智為率北面之禍也桀

紂非能殺賢臣乃賴桀紂賴聖智以南面之

聖知之迹以禍之故聖智是北面之禍也南面之

賊也田桓非能殺君乃疏田桓資仁義以殺主故仁義

君乃資仁義以賊之○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疏

華地名也今華州也封人者謂華地守封疆之人也嘻

歎聲也封人見堯有聖人之化光臨天下請祝願壽富

多共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

男子

子堯曰辭疏夫富喜多男子實爲繁撓而能體之者不廢無爲故堯彼二人明茲三患辭讓之旨

列在下文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邪

疏前之三事人之大欲存焉汝獨致辭有何意謂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

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疏夫子亂多扶疏

憂懼斯重賤貨殷盛則事業實繁命壽延長必貽困辱三者未定養無爲之德適可以益有爲之累所以並辭

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汝有無

及照便爲林道聖人今既捨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

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物皆得所而志定也疏天地造化爲萬

才授官有何憂懼富而使入分之則何事之有寄之天下疏

百姓豐饒四海殷實寄富夫聖人鶉居斯安也而

食而不以私焉斯事無爲也或作鶉鶉夫聖人鶉居斯安也而而鶉

方茲擊鳥既無心於後靡豈有情於滋味乎鳥行而無彰彰文

夫聖人灰心滅智而與物俱冥猶如鳥之飛行無蹤跡而可見也天下有道則與物皆

昌而蹈大方也疏運攝清夷則撫臨民兆物來感我則昌

旨天下無道則脩德就問雖湯武之事苟順天應入未爲

者非不疏時逢擾亂則混俗韜光修德隱迹全我生道間也

食介雅平生哺穀食者何物而足也

鳥大灼反

鶉巨幽反

介雅曰天鵠郭璞曰大如鶴佳色似鶴好高飛作音又音彥

高飛作音又音彥

昔帝昇注柱山之下借也
則昇乘上天也

從此二字或作隨之也

通變聖曰老子從此天地
開闢以來吾身一千二百
變從世得道伯成子高是
也

時千歲厭世去而上僊夫至人極壽命之長任窮理之

云厭世而疏夫聖人達生死之不二通變化之為一故

上僊也疏能盡天年之脩短狀謂俗以消外何必鼎

湖之卒獨為上仙安乘彼白雲至干帝鄉氣之散

期之壽方稱千歲乘彼白雲至干帝鄉

上姓與大一而冥合乘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

雲御氣御干天帝之卿是述封人語

有疏三患前富壽多男子也夫駕造物而來往乘變化

而遨遊三患本自虛無七尺來從非自殃辱之事

曾何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疏請言既訖

以堯請封人曰退已疏所疑已決

問也封人曰退已疏宜速退

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

疏伯成子高不知何許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

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

授予而吾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疏唐虞之

稱孤逮乎有夏退耕於野出處頗殊有何意謂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

勸不罰而民畏疏夫賞罰者所以着勸畏也而堯以無

褒賞而自勉行善無勞刑罰而畏令子賞罰而民不仁

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疏盛行賞罰

仁至能既衰是以刑書滋起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也

故知將來之亂從此始焉其本在益胡世之

偁 然執反徐直立反耕人之
行自又音耕又於十反字
沐云勇壯自

辨 即本堯字七作辨非

六極生二儀 儀生四
象 大陰大陽
老陰老陽 四象生

八卦

乾兌離震
巽坎艮坤 八卦生

六十四部卦

先天大旋也又
情氣名也思量名意
了別焉識無名有暫
取化現又太極太初
太始也伏犧八卦也
後天禹之河口之各
也又文王之六十四卦

懸 王云瓜豆反
公豆反乳也

偁乎耕而不顧 夫禹時三聖相承治成德備功羨漸去
故史籍無所載仲尼不能問是以雖有
天下而不與焉斯乃有而無之也故考其時而禹為寔
獲計其人則雖三聖故一堯耳時無聖人故天下之心
俄然啟夫至公而居當者付天下於百姓取與之非
已故失之不采得之不辭忽然而往倜然而來是以受
非毀於廉節之士而名列於三王未足怪也莊子因斯
以明舜之弊起於堯而釁成於禹况後世之無聖乎寄
遠迹於子高使弄而不治將以絕聖而返一遺知而寧
極乎其實則未聞也夫莊子之言不可以一塗詰或以
黃帝之迹禿堯舜之脛豈獨貴堯而賤禹哉 疏 闕何不
故當遺其所寄而錄其絕聖弃智之意焉 也落濛
也偁偁耕地之自也伯成謂禹為夫子夫子何不行去
邪莫廢我農事於是用力而耕不獲顧躬也夫三聖相
承蓋無優劣但淳淳異世故其迹不同郭注云弊起於
堯而農成於禹者欲明有聖不如無聖至有為及無為

故尚遠迹以明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 無有故 疏 太
絕聖弃智者耳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 無所名 疏 太

初始也元氣始萌謂之太初言其氣廣大能為萬物之
始本故名太初太初之時雖有此無未有有既未有名
將安寄故有 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 一者有之初至妙
之無有無名 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 者也至妙故未有
物理之形耳夫一之所起起於至一非起於無也然莊
子之所以屢稱無於初者何哉初者未生而得生得生
之難而猶上不資於無下不待於知突然而自 疏 一應
得此生矣又何營生於化生以失其自生哉 疏 道也
有一之名而 物得以生謂之德 夫無不能生而云物
無萬物之狀 物得以生謂之德 得以生乃所以明物生
之自得任其自 疏 德者得也謂得此也夫物得以生者
得斯可謂德也 疏 外不資乎物內不由乎我非無非有
不自不他不知所以 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余
而生故謂之德也

莊子外篇天地十二

十

喙于豆反又先苗喜機
二反

疏雖未有形質而受氣以有素分然且留動而生物

成生理謂之形疏留靜也陽動陰靜氣氤氳降分有三

之形也夫德形性命因變立形体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各其於自尔一也

疏體質保守也稟受形質保守精神形則有醜有妍神

無改易故性修及德德至同於初而自得也疏率此所

謂之性也謂之性也性修及德德至同於初而自得也疏率此所

修復生初之德故至同乃虛虛乃大不同於初而中道

其德處同於太初有為則其懷中故為有物也有物而疏同於太初心乃虛豁心

容養之德少也既虛空故能包容廣大合喙鳴無

於言而自喙喙鳥口也心既虛空迹復冥物故其說

者合於喙鳴合彼鳥鳴鳥鳴既無心於是非聖言豈

有精於天地天地無心覆載聖人無其合緒緒若愚若昏而自

憎愛天地天地無心覆載聖人無其合緒緒若愚若昏而自

天地天地無心覆載聖人無其合緒緒若愚若昏而自

心於言說故與天地合也其合緒緒若愚若昏而自

合耳非照疏緒合也聖人內符至理外順群生唯迹與

察以合之疏本鑿無不合故緒緒是混俗揚同塵萬

物既若愚迷又如昏暗又解既是謂玄德同乎太初化

合喙鳴又合天地亦是緒緒是謂玄德同乎太初化

若懸室在人前也

于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不可然不然強以不可

為可不然為然然師於老聃所以無事請答沈論無的故自有

斯矯其性情也疏入布行政化使人倣效以已制物物失其性

故已之可者物或不可已之然者辨者有言曰離堅白

若懸寓言其高 疏堅白公孫童守白論也孔穿之徒堅

顯易見 疏執此論常收獨步天下無敵今辨者

云我能離折擊白之論不以為辨確辨分明而 若其則

懸日月於區宇故郭注云言其高顯易見也

可謂聖人乎 疏結前問意如是 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

形林心者也 疏昏相也言以是非更相易奪用此枝藝

此谷前問意枝有本或作枝字 執狸之狗成思猿狙之

便自山林來言此皆失 疏猿狙猴也執提狐狸之狗

其常然也 疏多遭係頭而猶不自在故

成愁 遭思猿猴本居山林遠適放曠為排擯 在予告若而

所不得聞與而所不能言 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

便捷故失其常處狸有本作貓者竹鼠也

山 便俾面扶面二及六便俾

見捕

至云徒何反 迨逢連天 途俗作

衆首趾猶始終也無 疏若而皆汝也首趾終始也理絕

心無耳言其自化 疏言辨故不能聞言也又不可以

心慮知耳根唯故言無心無耳也凡有識無情皆曰終

始故言衆也咸不能以言說悉不可以心知汝何多謔

猿狙之能高張懸寓之 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

辨令物効已豈非過乎 有治在人 不在乎 疏人各

遭

執狸

江南本狸作留又溜音同

司馬云溜辨風也云執留

束拘謂有能故被留係成

愁思也

至云徒何反

迨逢連天

途俗作

見捕

山

便俾面扶面二及六便俾

見捕

至云徒何反

迨逢連天

途俗作

見捕

性而動天機自忘事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已天物皆忘非獨忘已

復何所張非猶主教疏豈唯物務是空耶抑亦天理非有確事與忘有哉疏理二種皆忘故能造乎非有非無之至也

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人之所不能忘者已也己猶忘之又奚識哉斯乃不識不知而

冥於自然疏入會也見天下難忘者已也而已尚能忘則天

道也然之○蔣閻或作時方於及字疑作范之音見李徹曰曾君謂勉也曰請受教辭不

獲余既已告矣未知中不請嘗薦之疏薦也蔣閻及李姓勉微名也

此二賢未知何許人也未詳所擬曾君曾侯也伯禽之後未知的是何公曾公見勉受治國之術雖復辭不得

免君之命遂告魯君爲政之道當時卒於怨不折中敢陳所告試獻吾賢必不宜幸希鐵也吾謂曾

輯
首無人側立及邪思慮反

君自必服恭儉阿曲也孰誰也輯和也夫爲政之道先須躬服恭敬後援儉素清約然後援擢公平忠節之人論衡實直無私

之士獸可替否共治百姓則蕃境無虞域中清謐民歌擊壤誰敢不和李徹曰苟然笑曰

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轍則必不勝任矣

詐之疏扁扁悅身而笑也夫必能恭儉拔出公忠此皆任也疏僞情非忘淡者也故以此言爲南面之德何異

乎螳螂怒臂以敵車轍且若是則其自爲處危其觀臺

用不擬天故不能任也此皆自處高顯若疏夫公儉公忠非能忘淡高適自顯

臺觀之可觀也疏燿以炫衆人既高危必遭隕敗猶

臺觀之可觀也疏燿以炫衆人既高危必遭隕敗猶

臺觀之可觀也疏燿以炫衆人既高危必遭隕敗猶

注
或作芒我出天郭武湯夏

如臺觀峻聳風聲危懸雖多物將往性之分而矯趾自
復行李觀見而崩毀非又多物將往性之分而矯趾自
多以觀臺高迥人競視之投迹者衆無足投迹不
附之疏立行自多物爭欲投迹者衆安其本步也疏
頭躍動物不安分故舉蔣閻慈颺颺然驚曰慈也注若
是投迹企踵者多也許進又文生夏

於夫子之所言矣疏魁颺驚負注無所見乍聞高義卒
小驚悚思量不悟所以茫然矣

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疏風教也我前所陳深為我
理所願一言庶為法教也

季徵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

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

由然夫志各有趣不可相効也故因其自搖而搖之則
雖搖而非為也因其自蕩而蕩之則雖蕩而非動

無
江南本源作閩音門

也故其賊心自滅獨志自進教成俗易泯然無迹疏夫

履性自為而不知所由皆云我自自然矣舉皆也疏夫

治天下大須群生乘其自搖而作法因其自蕩而成教

是以教成而迹不顯俗易而物不知皆除滅其賊害之

心而進修獨化之志不動於物故若性之自若然者豈

為性而動故不知其所由然也舉皆也若然者豈

兄堯舜之教民溟滓然象之哉溟滓甚貴之謂也不
尚多謝堯舜而推之

也故其賊心自滅獨志自進教成俗易泯然無迹疏夫

履性自為而不知所由皆云我自自然矣舉皆也疏夫

治天下大須群生乘其自搖而作法因其自蕩而成教

是以教成而迹不顯俗易而物不知皆除滅其賊害之

心而進修獨化之志不動於物故若性之自若然者豈

為性而動故不知其所由然也舉皆也若然者豈

為凡疏溟滓甚貴之謂也若前方法以教蒼生則治合

也此意揖讓之風欲同平德而心居矣居者不逐於外也

不謝唐虞矣欲同平德而心居矣心不居則能不同

也疏居安定之謂也夫心馳分外則觸物參差虛夷靜

定則萬境唯一故境之異同在心之靜亂耳是以

必將堯舜同德者子貢南遊於楚及於晉過漢陰

見一丈人方將為圃唯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槿

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疏水南曰陰植疏曰圃諺中曰

丈人長者之稱也子貢南遊荆楚之地塗經漢水之陰

遂與丈人更相汎沓其柙揭詞調具在文中莊子固託

稱混化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

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疏械機器也子貢既見來人力多

功多輒進愚為圃者仰而視之曰柰何疏柰何猶如何

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擊水若抽數如洗湯其名為桔

槿疏機開也提擊水灌其若抽引欲論機疾似洗為圃

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

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倫純白

不倫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

知羞而不為也夫用時之所用者乃純倫也斯人疏夫

機開之器者必有機動之務有機動之務者必有機變

之心機變存乎胸府則純粹素白不圓倫矣純粹素白

不圓倫則精神懸境生滅不定不定者至道不載

也是以羞而不為此未休真修故抱一守白者也子貢

瞞然慙俯而不對疏瞞羞也之負也既失有間為圃者

曰子愛為者邪疏有間俄頃也愛何也問子曰孔丘之

武陵文王案字林云自豈曾平良李天與交吾門又年又可居本作直直

貢汝是誰問徒作何學業

徒也疏若宜居之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千

以蓋眾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疏於千倭嬪

汝博學瞻聞擬似聖人諂曲佞媚以蓋群物獨坐弦歌

汝方將忘汝神氣隨汝形体而庶幾乎無庶幾之道疏

幾近也汝忘遺神氣隨壞形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

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疏而汝也乏闕也夫物各自

則大亂矣如子貢之徒未足以治身子貢卑陬失色項

項然不自得行二千里而後愈疏卑陬慙怍之貞

項項本作加旭許至爰

既被抵訶顏色自失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邪去子

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復邪疏及復也子貢之

子也向見之人修何藝業遂使先生下觀容色曰始吾

以為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疏昔來稟學

夫常竟曰崇朝神氣不復門人怪之所以致問曰始吾

能自得也既未休乎真假實謂賢乎仲尼也吾聞之

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聖人

即用百姓疏夫事以適時為可巧以能遂為成故力少

昔恥所聞以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

為聖人之道

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

知其所以之汙平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

此乃聖王之追非夫人道也子貢聞其假疏今夫人問

修之說而服之未知純白者之同乎世也疏余則不如

此言執持道者則能行無虧能全形不虧損形全者則

精神專一神全者則寄迹人間託生同世雖與群物並

行而不知所行芒昧深遠不可測量故其操行淳化道

從圓備不可以此功利機巧悟其心也斯聖人之道非

假修之術子貢未悟妄致斯疏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

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整然不願以天下非之失其

所謂儻然受天下之非譽無損益焉是謂全德之

無心況太中

木亦作儻高本在侯同劫湯友郭世更及

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

此宋榮子之徒未足以為全

列子之心醉子貢於季咸也

於季咸也疏淳素不任機心懷寡欲不務有為縱

聲名喪失達其無損都不領受既毀善不動可謂全德

之人夫水性雖澄逢風波起我心不定類彼波閑故謂

之彼風波之民也郭注云此宋榮子之徒未足以為全

口義曰其所謂風波言為世故所役而不自定也

口義曰假者假修大修也渾沌氏即天地之初也術道也

口義云識其一者乃純一也不知其一者言心不分也

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

此宋榮子之徒未足以為全

列子之心醉子貢於季咸也

於季咸也疏淳素不任機心懷寡欲不務有為縱

聲名喪失達其無損都不領受既毀善不動可謂全德

之人夫水性雖澄逢風波起我心不定類彼波閑故謂

之彼風波之民也郭注云此宋榮子之徒未足以為全

德子貢迷沒於此人即反於曾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

渾沌氏之術者也胡本支徒本支以其背令向古為世

於曾以其情事咨告孔子夫渾沌者無分別之謂識其

也既背令向古所以知其不真渾沌氏之術也

二不知其一徒識修古抱灌之朴而識其一謂古而

不知其一不知因時任物之場也疏識其一謂古而

口義曰內本心也外外物也

一謂不能煩治其內而不治其外也夫真渾沌都不治也豈以其外內為異而偏有疏抱道守素治內也不不能夫明白人素無為所治哉隨時應變不治外也

口義曰無為則復假於自然之朴性至其性也

復朴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此真渾沌也故與世同波而不自失則雖遊於疏夫心智明白會

抱神一也汝將固驚邪固且也言汝未知地道宜乎驚異也

為虛淡復於淳樸之原悟真性而抱精淳混囂塵而游世俗者固當江海蒼生林藪萬物鳥獸不駭人豈驚哉

而言汝將固驚者且渾沌氏之術節與汝何足以識之明其必不驚也

哉在彼為彼在此為此渾沌疏夫混沌無心妙絕

遠亦何足識哉明恍惚深玄故推之於情意之表者也

詩一星或本作季云望之詩詩察之也世故曰詩生二云姓名也或云亦務氣也武則反

菟風於東海之濱疏諄淳也菟小風也亦言是扶搖太

往也借問諄曰將之大齋疏欲往曰奚為焉疏又問何

曰夫大齋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

遊焉疏夫大海泓宏深遠難測百川注之而不溢尾閭

蒼溟實乃游菟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乎願聞聖

心大道也

治疏五行之內唯民橫自故謂之橫目之民且諄芒東

同發斯問夫子豈無意於諄芒曰聖治平官施而不失

口義云將之大齋言世間不足觀將觀於海也

口義云橫目之民撰出此等字以形容世人也

問本或依司馬本作問

八首上之精舍者大之精歌者全之精毒地之類者木之精墳墓之類首水之精也而支五行之精云生也

俗文又及始智及司馬云施政布教各有所指

口義云
官治一隨職而看當其任
也按各一無遺才也情
事實也

口義撓動也言本其千
隨所顧而指之民莫不
應

其且拔舉而不失其能疏
施令設官取得且使拔擢
薦舉不失才能如此則天

下太平尋倫攸叙聖
畢且其情事而行所為
任之

疏夫所乖外事業多端具以步履殊時澆淳異世故治
之者莫先任物必須且其情事而察其所為然後順

物而行則行言自為天下化
使物為之疏所有施行
則不化也疏之事教令

無不當也
之言咸任物自為不使物從已
如此則宇內蒼生自然從化

不俱至此之謂聖治
言其指麾顧盼而民各
至其性也任其自為故疏也言

動手指揮率自顧盼則四
方款附萬國來朝聖治功能
其義如是有本作頤字者
日用與指揮四方皆服此中

凡有二人一聖二德三神
以願聞德人疏
前之聖治
以蒙敷叙

化人之義
深所願聞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
然可疏得無所得

故曰化人化人疑神端拱寂尔
不藏是非美惡
非於

胸中而任疏懷道抱化物我俱忘豈密
之天下
蘊蓄是非包藏善惡邪
四海之內共利

之之為悅共給之之為安
無自私
夫德人惠澤弘博
之懷也疏徧羈群品故貨賤

惠將四海共同資給與萬民
招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
精思學林後世後世及知首身

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疏
夫嬰兒失母心招勃而無所
依行李迷塗神儻茫而無所

以况化人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
無用斯二事
故財用有

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
德者神人迹
疏寡欲止分
故財用有

口義悒悒然之負理竟
一皆言其無意入世有
不彼已之意財用欲其
之不問言無心也化人此
之聖治高一層矣

口義不藏佛家所謂
不思善不思惡也共利
共給與人同之之意也

聖皇或云依馬寶作容

口義云上神言其神騰而上也出乎天地之外日月之光反在其下故曰乘光與形滅亡言雖有身似無身矣

口義照曠者言天胎騰致命極乎天命也盡其情者盡其性中之情也此情字與五字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同以天地之道首條而萬心事無所異於我故曰天地系而萬

口義復情復於實理也萬事皆復於實理則與我為一矣混真即混淪也即所謂渾沌氏也神人比之往人又高一層如此分別蓋謂古帝王之上更自有不可及者

清誓 本或作蒲右考及李亦張氏先異蒲誓也

口義云蒲誓因無誓之問又僅與自虞氏非之言矣下皆顯於治困有虞氏治之而又以為虞人

餘不貪滋味故飲食取足性命無求故願聞神人願

不知所從來也都結前義故云從人之容願聞神人願

所以疏德者神人之迹耳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者乃

迹也疏願聞所以迹也乘用也光智上品神人用智照物雖復光如日月

光疏即照而亡隨體黜聰心形俱遣是故與形滅亡者

也此謂照曠無我而任物空虛無疏智周萬物明逾三

遠致命盡情天地系而萬事銷亡情盡命至天地系矣

疏窮性命之致盡生化之情故寄天地之間而未萬物

復情此之謂混真情復而混夫忘照而照照與三身

儀並系故能視萬物之還原觀四生之復命是以混混無分而真同一道也

張蒲誓視於武王之師疏門與赤張姓也無界滿誓

衆也武王伐紂兵度孟津收則二人共視赤張蒲誓曰不及有虞氏乎故

離此患也疏離遭也虞舜以揖讓御時武王以干戈濟

不及之言兵者不祥之器故遭殘殺之禍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

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言二聖俱以亂故治之則揖

讓重華令赤張蒲誓曰天下均治之為願而何計以有

其緝理也赤張蒲誓曰天下均治之為願而何計以有

虞氏為化而推以為君哉許無鬼之言是也疏清夷

口義云孝子為又操其其色終是不柔不若父之無病也故聖人以為有心於治天下則可愧矣其言雖不止辭而亦奇特修進也

當或作賢

口義云撲枝枯枝也但見其枝不見其葉故曰撲枝野鹿標枝皆是無性無欲之喻

口義云蠢動有生之民也相使相友助也不以為賜者不以為恩也

口義云行而無跡事而無傳是當時未有是非毀譽之事也此皆形容太古之世

志願各足則何須計有虞氏之化而推有虞氏之藥

之為君此領悟無鬼之言諒其有理也

天下皆患創亂傷頭瘡也夫身上患創故求醫藥也故求虞氏之藥亦猶世逢紛擾真聖人治之是以

不病則無醫大綱李去聲而求醫醫疏不亂則無聖司馬遷也世帝友報有毛

豈假醫人是知天下清平無願孝子操業以修慈父其

大聖此之二句總結前旨也

色煇然聖人羞之上音煇明治天下者操執也修理也疏然憔悴身夫孝子

之治慈父既不伐其功績聖人之救禍至德之世不尚

亂豈務以榮顯事不得已故羞之賢當其位疏夫不肖與賢各當其

賢非尚之也疏分非尚之以別賢不使能能者自

之疏巧拙習性不相齊上如標枝物上而疏君居民

也疏正非尚而使之上如標枝不肖高也疏上活淡

虛忘猶如高樹之民如野鹿放而自疏上既無為下亦

枝無心榮貴也民如野鹿得也浮撲辟彼野鹿

絕君王口義謂修身也相愛相親之相與以實誠也中心謂也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疏端

其心不為邪惡豈識我非之義率實而不知以為恩當

天理更相親附寧知偏受之仁者

而不知以為信率性自然疏率性成實不知此實為忠

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動而不謝疏賜緣賴也蠢動

之類更相驅使理固自然辟彼股肱方茲耳目既無心於為造豈有情蒙賴無為理物其義亦然

行而無迹行故無迹也疏性而動故無迹之可記事而

無傳各止其分故不疏疏之首定各有職司止其分內

傳教於彼也

口義云不諛不詭能諫其君父也隨其所言以為然隨其所行以為善不知諛者也

口義云在君親則以諫者為是以不諛者為非而我之於世隨其所謂善者而善之隨其所謂是者而是是則世俗友嚴於君親乎此意蓋言令人之所謂道皆世俗之所同是者非獨得於己而與造物為徒者也道者順也諛諛也我之所謂道只與世俗同則是我之所道讓世俗而已矣

若人如以道讓之名則我心不悅而終身所為不克道讓言其不能異於世俗也

聖人以天下通行者為道而莊子以為道必於一世之上故以古之帝王與聖賢皆作下一等者乃如此發明一段筆勢開離信

不可又然其言亦太過矣

消息陰陽揆自冬至生陽息一陰則消坎自夏至又陽則坎

同用

世俗多成已同類為正也

○諛人本多作眾人下同

○拂行弗友郭敷謂反

口義云各辟者言合天下辭喻以立說也飾辭者言修飾其言辭也聚眾者言聚天下之善者而取已也觀其初心要高於一世要其終始不能離於當世之人是其終始本末不相照應矣故曰不相坐猶不相當也 垂衣一自言儒者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諛其君臣子之盛也疏善事父

諛偽也諛諛也諛諛也不以正求入謂之諛為臣為子事父事君不諛不諛盡忠盡孝此乃臣子之盛也親之

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

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

邪此直達俗而從君親故俗謂不疏不肖猶不似也君

直致隨時曾無諫爭之心故世俗之中實為不肖未知正理的在何許也

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導諛之人也然則俗

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言俗不為尊嚴於君親而從

服物則服物者更在於從俗也是以聖人未嘗獨異於

世必與時消息故在皇為皇在王為王豈有背俗而用

我疏嚴敬也此明違從不定也世俗然善則諫爭是也

哉疏夫違俗從親為也之導諛而違親從俗豈非諂佞

邪且有違有負故見是見非而違順既空未謂已道人

知正在何處又違親從俗豈謂尊嚴君父

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拂然作色世俗遂以多同為

作色亦不問道理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期於相善耳疏勃

皆噴自也道達也謂其諂佞以媚君親也言世俗之人

謂已諂佞即作色而怒不受其名而終身道諛幸世皆

合辭飾辭聚眾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夫合辭飾辭

罪而世復以此得入以此聚眾夫合於辭喻飾於浮

口義云分明知其不可得而論之又一感也此自歎之言讀我既知其不可得語而欲強以語之是或又

添感也釋之舍去也不推不必推論也此近也付之不言則不近於感矣此自解之言

口義云中間添一之字猶前言舜之姬也此是其法也想其以己是自知其感也世之感者皆不知則不知所入矣以前而大感終身不解大愚終身不盡又如此譬說兩句而不結斷此皆筆勢

口義云同此一木或為橫或為直中榮辱雖不同必皆皆是枯木也此與戒殺亡羊處意同

言不止於衆人之心不以疏至妙之談超出俗表故謂疏之高言適可蘊群聖之靈

庶豈容止於衆人之智乎大聲不入於里耳高言固不止於衆心此天下所以未嘗疏出顯也至道之言淡而無味不入

用聖而常自用也疏委巷之耳豈止衆人之心而流俗之言飾詞浮僞猶如折楊之曲喜聽者多俗說既其當塗至言於平隱蔽故齊物云言隱於榮華以二

垂踵感而所適不得矣各自信據故疏踵足也夫迷引

而二感既垂脚不行一人亦無由獨進而令也以天下

欲達前所其可得乎此復釋感者也夫二人垂踵所適尚難

感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邪况天下皆迷如何得正

故雖有求向之心其用固不可得此知其不可得也而釋前不亦悲乎傷歎既深所以鄭重

強之又一感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即而疏釋成也

深造次難解而強欲正者又是不推誰其比憂比憂

愚莫若放而不推則物我安矣比與也若任物解感

得常時之適不強推之令解疏比與也若任物解感亦

也則相與無憂於下世矣疏而不推則彼此逍遙憂

患誰與也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大而視之汲汲然

唯恐其似已也厲惡人也言天下皆不願為惡及其為

自思復而厲者自思善疏厲醜病人遽速汲汲忽迫自

故我無為而天下自化言醜人半夜生子速取大而

看之情意忽忙恐似其已而厲醜惡之其尚希改醜以

從妍欲明愚惑之徒豈不厭迷以思悟邪釋之不推自無憂患邪

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

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表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

犧刻作犧牛之形以為祭器名犧樽也問別既前刻為牛又加青黃文飾其一斷弄之溝瀆不被水用若

將此兩斷相比則表惡有殊其於失喪之性一也此且起辭也 蹈與曾史行義有間

矣然其失性均也疏此合辟也桀距之縱凶殘曾史之行仁義雖復善惡之迹有別而喪

真之處 且失失性有五疏迷情失性抑乃多端 一曰五

色亂目使目不明疏五色者青黃赤白黑也流俗耽貪以亂目不能見理故曰不明

也一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疏五聲謂官商徵羽也淫滯俗聲不能聞道故曰

不聰二曰五臭薰鼻困搜中緘疏五臭謂糞薰香麝腐穢塞也謂刻賊不通

也 也言鼻耽五臭故壅塞不通而中傷額額也外唇咤香

為臭也故易云其臭如蘭道經謂五香故西升經云香

味是也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疏五味謂酸辛甘苦鹹也厲病爽失也令人

著五味穢濁口根遂使鹹苦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

成痾舌失其味故言厲爽也

疏趣取也滑亂也煩心則取違情則合撓亂其心此五

者皆生之害也疏總結前之五事皆是伐命之刀 而揚

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疏離跂力力貝也言揚朱墨

翟各擅已能失性害生以此為得 夫得者困可以為得

既非自然之理故非莊生之所為

乎則鳩鴉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疏夫仁義禮法約束其心者

口善五色聲五臭五味皆人力為之故以為亂性

口義云因懷衝姓人也中額鼻而通於頰也濁口其口故汚穢失也

困憊後素矣及季云因懷猶刻也小通也中丁仲文。蜀或作濁

口義云趣舍是非好惡也以趣舍而亂其心則自然之性失矣故曰飛揚朱墨。趣舍滑心其說自困而口自得以為自得矣則禽獸在籠中亦為自得矣。非

口義云其趣舍形諸言詳見諸顏色與人至是非輪次為之便得故曰趣一內皮辨一皆儒者之服也衣服必以體驗自拘束故曰皮辨一

口義云人見其自以為在束縛之中而欲自以為得是罪囚之人于囊檻之虎亦以為自得平極口以語揚墨亦已甚矣交臂束其支手而指可數也與與溫並言亦猶俗言湖探入

非真性者也既偽其性則遭困苦若以此困為得者且則何異乎鳩鴉之鳥在焚籠之中其自得者也

夫舍趣聲色以柴其內皮辨鷓冠播笏紳脩以約其外

疏 皮辨者以皮為冠也鷓者鳥名也似鷲絀色出符林取其翠羽飾冠故謂之鷓冠此鳥知天文者為之冠也播笏也笏猶珪謂播笏也紳大帶也脩長祿也此皆以飾朝服也夫淳偽之徒以取舍為業故聲色諸塵柴塞其內府衣冠播笏約其外形皆無為之內支盈於柴

道非自然之性以此為得何異鳩鴉也

內支盈於柴

柵外重繆繳皖皖然在繆繳之中而自以為得則是罪

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疏 支塞滿也柵籠也繆繳繩也皖皖視自也夫以取舍塞滿於內府故方柴柵播紳約束於外形取辟繳繩既外內弊

如斯而自以為得者則何異有罪之人交臂歷指以繩

及縛也又類乎虎豹遭蹈困於囊檻之中憂厄困苦莫

斯之甚自以為得何異此乎

莊子外篇天地卷第十二終

